



周易本義附錄纂註

12
978
/





胡一桂易本義附錄纂註啓蒙翼傳合序

考亭之學一再傳後惟新安尤盛父兄師友各自名家若玉齋雙湖父子其最著也雙湖名一桂字庭芳領宋景定甲子鄉薦入元隱居著書以閩爲文公講學之地過其鄉訪求緒論復從建安熊禾勿軒游與之上下講議者十餘年歸則哀集諸家之說疏朱子之言爲易本義附錄纂註及啓蒙翼傳二書論者謂其得朱子源委之正勿軒嘗謂之曰更得詩書春秋周禮儀禮一如易書以復六經之舊豈非文公所望於吾輩者乎惜先生僅成此二書及書說詩傳附錄纂註而他書竟未及爲也嘗觀漢人經學各有師法



明治三十八年
六月十九日
購

此章表微有九經師授譜劉鍊有授經圖李燾亦有五經傳授著其流派咸有條理近代經學至朱子而得其歸若節齋蔡氏槃澗董氏之於易九峯蔡氏之於書傳貽輔氏之於詩清江張氏之於春秋勉齋黃氏信齋楊氏之於禮皆朱子嫡嗣也再傳而後懷孟金華新安鄱陽其傳益著其派益廣苟能為之稽其授受別其源流使後之學者知淵源之有自豈不為明經者之一助乎今世通經學古之士必有繼而為之者尤予所望也

康熙丁巳陽月納蘭成德容若序

周易上經第一

朱子本義

新安後學胡程附錄纂註

周代名也易書名也其卦本伏羲所畫有交易變易之義故謂之易其辭則文王周公所繫故繫之周以其簡衷重大故分為上下兩篇經則伏羲之畫文王周公之辭也并孔子所作之傳十篇凡十二篇中間頗為諸儒所亂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呂氏又更定著為經二卷傳十卷乃附錄問伏羲始畫八卦其六十四者文王後來重之復孔子之舊云邪抑伏羲已自畫了邪看先天圖則有八卦便有六十四卦伏羲已有六畫矣如何曰周禮三易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便見不是文王重又曰伏羲已上但有此六畫而无文字可傳到得文王周公乃繫之以辭銖問交易變易如何曰陰陽有箇流行底有箇定位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便是流行底寒往暑來是也分陰分陽兩儀立焉便是定位底天地上下四方是也易有兩義一是變易便是流行底一是交易便是對待底義剛又曰變易如陰變而陽陽變而陰老陰變少陽老陽變少陰之類正是筮占之法交易如陽交於陰陰交於陽之類卦圖上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是也輝彖辭文王作爻辭周公作皆先儒從來恁地說且得依他謂爻辭為周公作者爻辭中多說文王不應是文王自說也錄古文

周易經傳十二篇東萊呂氏所定其嘗以為易經本為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略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然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後學者便文取義往往未及玩心全經遽執傳之一端以為定說於是一卦一文僅為一事而易之為用反有所局而無以通乎天下之故若是者其蓋病之是以三復伯恭之書而有發焉非特為其章句之近古而已也書漳州所刊古易後

時而動也

乾元亨利貞

大畫者伏羲所畫之卦也一者奇也陽之數也乾者健也陽之性也本註乾字三畫卦之名也

下者內卦也上者外卦也經文乾字六畫卦之名也伏羲仰觀俯察見陰陽有奇偶之數故畫一奇以象陽畫一偶以象陰見一陰一陽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故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見陽之性健而其成形之大者為天故三畫之卦名之曰乾而擬之於天也三畫已具八卦已成則又三倍其畫以成六畫而為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也此卦六畫皆奇上下皆乾則陽之純而健之至也故乾之名天之象皆不易焉元亨利貞文王所繫之辭以斷一卦之吉凶所謂柔辭者也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文王以為乾道大通而至正故於筮得此卦而六爻皆不變者言其占當得大通而必利在正固然後可以保其終也此聖人所以作易教人卜筮而可以開物成務之精意餘卦放此

附錄

問陽一陰一如何曰乾一而實坤二而虛乾只

是一箇物事充實徧滿天之包內皆天之氣坤便有開闔人傑天自是一地自是二凡物皆然蓋天之形雖包乎地之外而其氣實透乎地之中地雖是一塊物事在天之中實虛容得天許多氣乾靜專動直大生都是一底意思大而無間斷故曰大生坤則靜翕動闢便是兩箇物事其翕也兩箇之聚其闢也兩箇之開這中間便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廣生又曰陰自是虧不可盈兩箇方做得一箇輝天地間無非一陰一陽之理有理則有象有象則數便在其間蓋所謂數者祇是氣之分限節度處得陽必奇得陰必偶凡物皆然故聖人以之畫卦也錄天之性情則是一箇健健故不息使天有一時息地須落下去緣他運轉周流无一時息故局得地在中間今只於地信得他是斷然不息卦辭未見取象之意其成形之大者為天及擬之於天二句恐當於大傳言之下文天之象不易之句亦然坤放此曰纔設此卦時便有此象了故於此預言之後面卦辭中亦有兼象說者不得不預言也道夫乾坤只是卦名乾只是箇健坤只是箇順純是陽所以健純是陰所以順至健為天至順為地所以後來取象乾便是天坤便是地淵問六十四卦名曰卦之未畫也因觀天地自然之法象而畫及既畫也一卦自有一卦之象象謂有箇形似也故聖人即其象而命之名以文之進退言則如剝復之類以形之肖似言則如井鼎之類問不知是伏羲名抑文王所立曰不可考錄問卦下之辭為柔辭何也曰此只是柔辭孔子曰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彖斷也陸氏音中語所謂彖之經也大哉乾元以下孔子釋經之辭亦謂之彖所謂彖之傳也同上正字不能盡貞之義須用連正固說其義方全正字也有固字意但不分明終是欠闕正如孟子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斯是正意弗去是固意道夫易中多言貞如利貞貞吉利永貞之類皆是要人守貞時舉或謂又有所謂不可貞者如何曰也是這

意思只是不可以為

纂註

程子曰乾天也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

貞而固守之道夫

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

初九潛龍勿用

者卦下陽爻之名凡畫卦者自下而上故以下爻為初陽數九為老七為少老

變而少不變故謂陽爻為九潛龍勿用周公所繫之辭以斷一爻之吉凶所謂

爻辭者也潛藏也龍陽物也初陽在下未可施用故其象為潛龍其

占曰勿用凡遇乾而此爻變者當觀此象而玩其占也餘爻放此

附錄 九六所以為陰陽之老少者其說本於圖書定於四象其歸奇之數亦因揲而

得之耳以圖書論之虛中為太極奇偶各二十為兩儀而為四象者圖之一合

六二合七三合八四合九書之一合九二合八三合七四合六以畫卦言之自

太極生兩儀一為陽二為陰陽之上生一陽謂之太陽生一陰謂之少陰陰之

上生一陽謂之少陽生一陰謂之太陰四象既立太陽居一而含九少陰居二

而含八少陽居三而含七太陰居四而含六以揲著論之參天兩地而倚數奇

陽體圓其法徑一圍三而用其全故少之數三偶陰體方其法徑一圍四而用

其半故多之數二歸奇積三三為九則其過揲者四九而為三十六矣歸奇積

三二為六則其過揲者四六而為二十四矣歸奇積兩三一而為八則其過

揲者四八而為三十二矣歸奇積一三兩二而為七則其過揲者四七而為二

十八矣又曰七八九六以流行經緯乎陰陽之間而別其老少以

辨其

于七八則有不可得而通者矣著卦考誤曰陽進陰退者九六為老七八為少

然陽極於九則退八而為陰陰極於六則進七而為陽凡占所以用九六而不

用七八蓋取其變也答方

潛龍勿用是自家未當出之時須韜晦方始无

咎若於此而不能韜晦必須有咎賀孫易如一箇鏡相以看甚物來都能照得

如所謂潛龍只是有箇潛龍之象自天子至於庶人看甚人來都使得孔子說

龍德而隱不易乎世以下便就事上指說了然會看底會得卦爻本意却不妨

當此時居此位作此人也須知得他是假托說是包含說假托說不惹着那事

龍在田利見大人

二謂自下而上第二爻也後放此九二剛健中正出

潛離隱澤及於物物所利見故其象為見龍在田其

占為利見大人九二雖未得位而大人之德已著常人不足以當之故值此爻

之變者但為利見此人而已蓋亦謂在下之大人也此以爻與占者相為主實

自為一例若有見龍之德則

附錄 見龍在田利見大人有德者亦謂之大人

為利見九五在上之大人矣

言人若尋師若要見好人時占得此爻則

吉義剛其他爻象占者當之唯九二見龍人

當不得所以只得把爻做主占者做客淵

九三君子終日

九三君子終日

九三君子終日

九三君子終日

九三君子終日

九三君子終日

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九陽文三陽位重剛不中居下之上乃危地也然性體剛健有能乾乾惕厲之象故其占如此

君子指占者而言言紀憂懼

附錄

九三此文才剛位危須着乾乾夕惕若厲如是則雖處危地而无咎也

故凡剛而處危疑之地皆當乾乾夕惕若厲則无咎也此文大意只是如此祖道厲无咎是一句它後面有此例如頻復厲无咎是也厲多是陽爻說淵无咎

是上不至於吉下不至於凶正恰好處輝易之為書廣大悉備人皆可得而用初无聖凡之別以其觀之母問聖人與凡庶但當此時便當恇地若止以舜當

之九三君德已著為危疑之地則千百年間只有箇舜禹用得也淵問九三不言象何也曰九三陽剛不中居下之上有強力勞苦之象不可言龍故特指言

乾乾惕若而已言有乾乾惕厲之象也德明九三不言象亦不可曉

若說龍時這亦早處他所以說君子乾乾夕惕只此意淵

曰乾乾行事不息也下乾愚謂乾文皆言龍獨三不言龍蓋初二為地地則終而上乾繼之故曰乾乾龍之下位五上為天天則龍之上位三四為人人

位則非龍之所據三乃人道之首故繫之君子而以德言四將離乎人位故可

以躍言矣况六爻不言乾而三獨言乾乾蓋乾乃陽之性龍特陽之象不言其象而兩言其性

謂之非龍可乎九四或躍在淵无咎或者疑而未定之辭躍者无者上空下洞深味不測之所龍之在是若下於田或躍而起則向乎天矣九陽

四陰居上之下改革之際進退未定之時也故其象如此其占能隨時進退則

无咎田是平所在縱有水亦淺淵是深處不可測躍得便上天去不得

也依舊在淵裏皆不可測不似九二安穩此時進退不得皆不由我

只聽天時了錄或問胡安定將乾九四為儲君不知可否曰看易不可恇地易只是古人卜筮之書如五雖主君位而言然亦有不可專主君位言者天下事

有那一箇道理自然是若只將九四為儲位說則古人未立太子者不成虛却此一爻如一爻只主一事則易三百八十四爻乃止三百八十四件事邪去偽

程子曰舜之歷試時也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剛健中正以居

之德居聖人之位故其象如此而占法與九二同特所利見者在上之大人爾若有其位則為利見九二在下之大人也

曰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常人何可占得此卦昭素曰何害若臣等占得則

陛下是飛龍在天臣等利見大人是利見陛下也說得最好錄通論二五兩爻

此兩爻當以所占之人之德觀之若已是有九二之德占得九二爻則為利見

九五大德之君若常人无九二之德占得此則只為利見九二之大人爾已為

九五之君而有九五之德占得九五爻則為利見九二大德之臣若九二之人

占得之則為利見此九五大德之人各隨所占之人以爻與占者相為主賓也

錄兩箇利見大人向來人都說不通不知易本是卜筮之書天子自有天子利

見大人處大臣自有大臣利見大人處羣臣自有羣臣利見大人處士庶人自

有士庶人利見大人處當時何曾有其甚麼人對其甚麼人說賀孫

大德之君也上九亢龍有悔上者最上一爻之名亢者過於上而不能下

附錄

上九云亢龍有悔若占得此文必須以亢滿為戒如這般爻最是易之大義易之為書大抵於盛滿時致戒蓋陽氣正長必有消退之漸自是

附錄

大祖一日問王昭素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剛健中正以居

尊位如以聖人

之德居聖人之位故其象如此而占法與九二同特所利見

者在上之大人爾若有其位則為利見九二在下之大人也

曰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常人何可占得此卦昭素曰何害若臣等占得則

陛下是飛龍在天臣等利見大人是利見陛下也說得最好錄通論二五兩爻

此兩爻當以所占之人之德觀之若已是有九二之德占得九二爻則為利見

九五大德之君若常人无九二之德占得此則只為利見九二之大人爾已為

九五之君而有九五之德占得九五爻則為利見九二大德之臣若九二之人

占得之則為利見此九五大德之人各隨所占之人以爻與占者相為主賓也

錄兩箇利見大人向來人都說不通不知易本是卜筮之書天子自有天子利

理勢如此又云當盛極之時便須慮其亢如當堯之時須交付與舜否則堯之後天下事未可知又云康節所以見得透看他說話多以盛滿為戒如云只喜成微醺不喜成酪酊又云康節多於消長之交看賀孫

首吉 用九言凡筮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蓋諸卦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也以此卦純陽而居首故於此發之而聖人因繫之辭使遇此卦而

而其占為如是則吉也春秋傳曰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吉蓋即純坤卦辭也

附錄

未當得九未在這裏面所以只占上面柔辭用九蓋

是說變淵尺說文字須有情理用九當如歐公說方有情理蓋為是上筮言所以須着有用九用六銖看來當以見羣龍无首為句蓋六陽已盛如羣龍然龍之剛猛尤在首故見其无首則吉大意只是要剛而能柔自人君至士庶皆須如此若說為天下先便只人主方用得以下更使不得恐不如此砥伯豐問如何便是先迷後得東北喪朋之意

纂註

蔡氏曰羣龍六龍也六爻皆老陽則曰只是无首所以言牝馬之貞砥

為首

坤下 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

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一者偶也陰之數也坤者順也陰之性也註中者三

畫卦之名也經中者六畫卦之名也陰之成形莫大於地此卦三畫皆偶故名坤而象地重之又得坤焉則是陰之純順之至故其名與象皆不易也牝馬順而健行者陽先陰後陽主義陰主利西南陰方東北陽方安順之為也貞健之守也遇此卦者其占為大事而利以順健為貞如有所往則先迷後得而主於利往西南則得朋往東北則喪朋大抵能安於正則吉也

附錄

坤卦利牝馬之貞不可將利字自作一句後云主利却當如此絕句必大問牝馬取其柔順行健之象坤順而言健何也曰守得這柔順亦堅確故有健象柔順而不堅確則不足以配乾矣

君子有攸往何也曰此是虛句意在下旬伊川解云君子所行柔順而利且貞恐非也蓋言君子有所往先迷後得主利也銖大繫是陰減陽一半就前後言沒了前一截就四方言沒了東北一截陽却是全體淵問西南得朋東北喪朋何也曰陰不比陽陰只理會得一半不似陽兼得陰故无所不利陰半用故得於西南喪於東北先迷後得亦然銖問得朋喪朋曰占得坤卦從西南方得其朋從東方失其朋西南陰方東北陽方坤比乾減半輝乾主義坤主利占得這卦便主利底事不是坤道主利萬物乃是此卦占得時主有利淵安貞之吉他這分段只到這裏若更安作以求全時便凶了在人亦當如此淵陰體柔躁只為他柔所以躁躁是那欲動而不得動之意剛則便動矣柔躁自不能守所以說安貞吉同上問牝馬之貞曰乾卦元亨利貞便都好故云利永貞到坤只一半好故云利牝馬之貞則是亦有不利者又曰西南得地與類行自是好

纂註

程子曰乾坤德同而貞體異乾以剛固為貞坤以柔順為貞又曰陰從陽者也待唱而和

陰而先陽則為迷錯居後乃得其常也蔡氏曰乾貞剛健專○愚謂彖辭文王固坤貞柔順承從又曰先迷陰无首也後得主利陰從陽也○所作也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後天八卦之位也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當西伯之時美里之囚邪味安貞吉之辭文王之心盡於此矣今觀自利牝馬貞而下反覆致戒无非所以謹守為臣之分使凡居坤位者一守之以貞也萬世初六履霜堅而下可以想見文王之心且可為不安貞而占者之戒矣

冰至

六陰爻之名陰數六老而八少故謂陰爻為六也霜陰氣所結盛則水知堅冰之將至也夫陰陽者造化之本不能相无而消長有常亦非人所能損益也然陽主生陰主殺則其類有淑慝之分焉故聖人作易於其不能相无者既以健順仁義之屬明之而无所偏主至其消長之際淑慝之分則未嘗不致其扶陽抑陰之意焉蓋所以贊化育而參天地者其旨深矣不言其占者謹微之意已可見

附錄

陰陽有以動靜言者有以善惡言者如乾元資始坤元資於象中矣生則獨陽不生獨陰不成造化周流須是並用如履霜堅冰至則一陰之生便如一賊這道理在人如何看直看是一般道理橫看是一般道理所以謂之易道夫履霜堅冰不著占自分曉占者目前未見有害却有未萌之禍所宜戒謹也○通論乾初九爻如得乾卦上五爻不變而初爻變示人以勿用之理也得坤初爻變告人以履霜之漸也顯子

六三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柔順貞固坤之直也賦形有定坤之方也德合无疆坤之大也六二柔順而中

正又得坤道之純者故其德內直外方而又盛大不待學習而无不利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也故其直止是一定輝坤是純陰一卦諸爻皆不中正五雖中亦以陰居陽唯六二居中得正為坤之最盛者故以象言之則有是三者之德而不習无不利占者得之有是則吉文蔚六二直方大坤卦中唯這一爻最精粹蓋五雖尊位却是陽位破了體四重陰而不中三又不正唯此爻得中正所以就這箇箇直方大此是說坤卦之本體然而本意却是教人知道這爻有這箇德不待習學而无不利人占得這爻時若能直能方能大則亦不習无不利却不是要發明坤道淵問不習无不利或以為此是成德之事或以為學者須時習然後至於不習曰不是如此聖人作易只是說此爻中有此象若占得此爻便應此事有此用未說到時習至於不習與成德之事在學者固當如此然聖人作易未在此意在某說易所以與先儒不同正在於此

附錄

方是一定不變之意坤受天之氣而生物

无所回撓非直乎賦形而无所移易非方乎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六陰三陽內含章美可貞以守然居下之上不終含藏故或時出而從上之事則始雖无成而後必有終爻有此象故戒占者有此德則如此占也六三便夾些陽了陰則渾是不發底如六三之爻有陽所以言含章若无陽何由有章含章為是有陽半動半靜之爻若六四則渾是柔了所以括囊淵錄

纂註

徐氏曰成謂專成无成謂陰承陽但當盡臣道不可有所專成也有終陰之事也陽不足於後代其終者陰也三下卦之終故亦以終言又曰

六四括囊无咎

象劉氏曰三五皆陰爻陽位故三曰含章五曰文在中

无譽

括囊言結囊口而不出也譽者過實之名謹密如是則无咎而亦无譽矣六四重陰不中故其象占如此蓋或事當謹密或時當隱遁也

附錄

問重陰不中何以宜其有括囊之象曰陰而又陰其結塞不開則為括囊矣道夫坤六四不止言大臣事在位者便當去未仕者便當隱必大

六五黃裳元吉

黃中色裳下飾六五以陰居尊中順之德充諸內而見於外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為大善之吉也占者德必如是則其占亦如是矣春秋傳南蒯將叛筮得此文以為大吉子服惠伯曰忠信

附錄

是則其占亦如是矣春秋傳南蒯將叛筮得此文以為大吉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雖善不得其極且夫易不可以占險三者有關筮雖當未也後蒯果敗此可以見占法矣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陰盛之極至與陽爭兩敗俱傷其象如此占者如是其凶可知

附錄

裳元吉須是居中在下始會大吉不然則大凶賀孫通論乾九五文大率乾是地到坤便說得善了只說黃裳元吉文言只說黃中通理正位居體而已必大乾之九五自是剛健底道理坤之六五自是柔順底道理各隨其陰陽自有一箇道理其為九六不同所以在那五處

纂註

蔡氏曰黃象五裳象六程子曰黃中色裳下服守中而居下則亦不同這箇五之柔順從那六裏來淵

元吉謂守其分也五尊位也陰者臣道也婦道也臣居尊位弄弄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女媧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故有黃裳之戒而不盡言也

坤六爻雖有重輕大槩皆是持守收斂畏謹底意思砥通論乾上九爻子耕問乾上九只言亢坤上六却言戰何也曰乾无對待只有乾而已故不言坤坤則不可无乾陰體不足常虧欠若无乾便沒上截大抵

用六利永貞

用六言只得陰爻者皆用六而不八亦通例也以

大陰小陰本不能與陽爭六陰已窮于上十月之卦也至此陰盛陽微故爻稱龍戰于野說卦又曰戰乎乾言陰陽相薄也驗諸氣候而可見血傷也玄陽也黃陰也陰陽既爭則皆不能无傷故又有其血玄黃之象也

附錄

通論乾坤二用用九用六當從歐公為揲者變卦之凡例蓋陽足於元亨云

亨云通論乾坤二用用九用六當從歐公為揲者變卦之凡例蓋陽八也特以乾坤二卦純陽純陰而居篇首故此發之又嘗因其說而推之竊以為凡得乾而六爻純九得坤而六爻純六者皆當直就此爻占其所繫之辭不必更看所變之卦左傳蔡墨說可以見其一隅也答虞大中乾吉在元首坤利在永貞這只說二用變卦乾吉在元首言卦之本體元是六龍今變為陰頭面雖變渾身却只是龍只是一无頭底龍相似坤利在永貞這坤却不得見他元亨只得永貞坤本卦固有元亨變卦却无淵後漢魏伯陽參同契曰二用无爻位周流行六虛二用者用九用六也六虛者即初二三四五上六爻位也言二用雖无爻位而常周流乎乾坤六爻之間也通論乾坤大旨乾道奮發而有為坤道靜定而有守佐乾卦連致知格物誠意正心都統了坤卦只是說箇持守柔順正固而已坤卦是箇无頭底物事事都不能為首只是循規蹈矩

依而行之乾父坤母意亦可見如云先迷後得先迷无首也後得後則有獲也乾則不言所利坤則利牝馬之貞每每不同所以康節云乾无十坤无一乾至九止奇數也坤自二始偶數也或云乾无十者有坤以成之坤无一者有乾以首之曰然憫又曰乾從知處說坤從守處說淵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震坎皆三畫卦

於二陰之下故其德為動其象為雷坎一陽陷於二陰之間故其德為陷為險其象為雲為雨為水屯六畫卦之名也難也物始生而未通之意故其為字象草穿地始出而未甲也其卦以震遇坎乾坤始交而遇險陷故其名為屯震動在下坎險在上是能動乎險中能動雖可以亨而在險則宜守貞而未可遽進故筮得之者其占為大亨而利於貞但未可遽有所往爾又初九陽居陰下而為成卦之主是能以賢下人得民而可君之象故筮立君者遇之則吉也

附錄 彖辭一句蓋取初九一爻之義為成卦之主一陽居二陰之下有以賢人為民歸往之象故宜立君故象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易只三處言利建侯屯兩言之豫一言之皆言立君左氏分明有立君之說衛公子元遇屯則可見矣但他又說名元是有元之象或問元者善之長曰公子元夢康叔謂已曰元康叔名之可謂長矣錄凡易中利字多為占者設蓋是活人方有利不利若是卦畫何利不利之有如屯利建侯乃是占得此卦者之利晉文公曾占得此卦屯豫皆有此辭果能得國若常人見之亦隨高下自有箇主宰底道理但古者卜立君卜大遷卜大封是事體重者故又辭以其重者言之必大

纂註 程子曰萬物始生鬱結未通故為盈塞 愚謂屯卦自二至四有互體於天地之間至通暢茂盛則塞意亡矣 之坤故取建侯象國語司空

季子為晉公子重耳占得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磐桓難進

國遇屯嘗取互體坤象矣 初以陽在下又居動體而上應陰柔險陷之爻故有磐桓之象然居得其貞故其占利於居貞又本成卦之主以陽下陰為民所歸侯之象也故其象又如此而占者如是則 **附錄** 卦辭通論一卦所謂侯者乃屬他人即爻之初九利建以為侯也 也爻辭專言一爻所謂侯者乃其自己也道夫 **纂註**

徐氏曰或問利建侯彖曰不寧宜急爻言磐桓宜緩何也曰彖主建侯者而言將賴以濟也不可不急爻主為侯者而言既建已為侯自當審固根本相時而動乃能濟屯不容不緩 愚謂屯卦惟初九一爻最重故卦辭 **六二屯如道蓋並行而不相悖也** 所謂利貞利建侯惟初九爻當之 **六二屯如**

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班

布不進之貌字許嫁也禮曰女子許嫁笄而字六二陰柔中正有應於上而乘初剛故為所難而遭回不進然初非為寇也乃求與已為婚媾爾但已守貞故不之許至於十年數窮理極則安求者去正 **纂註** 徐氏曰愚聞之師曰易之應者合而可許矣爻有此象故因以戒占者 **纂註** 道有己正而他爻取之以為邪者有己凶而他爻得之以獲吉者屯之初非不正也 **六三即鹿无**

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陰柔居下不中不正上

若往逐而不舍必致羞吝占者宜如是也 **纂註** 虞只是虞人六三陰柔在

故貪求陽欲乘陰則妄行故為即鹿无虞陷入林中之象銖若不吝而往是致吝之道這道理若人做事如求官爵者求之不已便是取吝之道求財利者求之不已亦是取吝之道賀孫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陰柔居也

上進故為乘馬班如之象然初九守正居下以應於已故其占為下求婚媾則吉也

附錄

問六四求婚媾此婚媾疑指初九之陽婚媾是陰何陽亦可言曰婚媾通指陰陽但程傳謂六四往求初九之婚媾則恐其未然也

我故吉不然豈有陽不倡而陰反倡男不行而女先行以是為吉无不利者乎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九五雖以陽剛中正居尊位然當屯之時陷於險中雖有六二正應而陰柔其膏之象占者以處小事則守貞猶可獲吉以處大事則雖正亦不免於凶

纂註

蔡氏曰屯者物始生之時初與中正之位弗及之矣程子曰人君之屯膏澤有所不下是威權去已也威權去已而欲驟正之求凶之道魯昭公高貴鄉公之事是也故小貞則吉小貞漸正之也若盤庚周宣修德用賢復先王之政諸侯復朝以道馴致為之不暴也又非恬然不為若唐僖昭也

血運如

附錄

通論諸卦也是陰陽未通之時是流行之中有蹇滯困則窮矣

愚謂說卦震坎稱馬蓋本諸此曰馬足曰美脊以初中二陽名屯坎上震下故爻多馬象二乘初上乘五四應初亦云乘若三文乘馬皆稱班

纂註

上六乘馬班如泣

如而上獨泣者以時當屯難宜班如而不可速往然二四皆有正應可歸上獨窮極下又无應所以泣也

附錄

象為山蒙昧也物生之初蒙昧未明也其卦以坎遇艮山下有險蒙之地也內險外止蒙之意也故其名為蒙亨以下占辭也九二內卦之主以剛居中能發人之蒙者而與六五陰陽相應故遇此卦者有亨道也

我二也童蒙幼穉而蒙昧謂五也筮者明則人當求我而我亨在人筮者暗則我當求人而亨在我人求我者當視其可否而應之我求人者當致其精一而扣之而明者之養蒙與蒙者之自養又皆利於以貞也

附錄

問蒙之地蒙之意如何曰山下已是窮極之意是指心下鵲突輝問分人我說筮與乾九二九五利見大人占同否曰某作如此說初勝近世人硬裝一往事說得來窒礙費力銖視其可否而應之者蓋視其來求我之發蒙者有初筮之誠則告之再三煩瀆則不告之也致精一而叩之者蓋我求人以發蒙則當盡初筮之誠而不可有再三之瀆也銖

瀆則不告利貞

附錄

徐氏曰初筮王九二言再三主上九言卦有內外內卦初筮外卦再筮二當初卦之中上居再筮之三也

初六發蒙利

附錄

以陰居下蒙之甚也占者遇此當發其蒙然發之之道當痛懲而暫舍之以觀其後若遂往而不舍則致羞吝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附錄

卦辭有平易底有難曉底利用刑人用脫桎梏粗說時如今人打棒也須與他說了桎梏

其後若遂往而不舍則致羞吝矣戒占者當如是也

附錄

卦辭有平易底有難曉底利用刑人用脫桎梏粗說時如今人打棒也須與他說了桎梏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附錄

方可一向枷他便是以往各這只
是說治蒙者當實慢蓋法當如此
纂註 蔡氏曰刑桎 九二包蒙吉納

所包容之象又以陽受陰為納婦之象又居下位而能任上
事為子克家之象故占者有其德而當其事則如是而吉也
附錄 卦中說剛

剛故能包蒙不剛則方且為物所蒙剛而不中亦不能包蒙如上九過剛而不
中所以為擊蒙此二卦緊要九二一文為主所以治蒙者只在兩箇陽爻而
上九過剛故只以九二為主而二與五應亦助得五去治蒙大抵蒙卦除了初
爻統說治蒙底道理其餘三四五皆是蒙者所以惟九二爻為治蒙之主時舉

纂註 蔡氏曰婦五也以剛柔相
應言子二也以剛居內言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

躬无攸利 六三陰柔不中不正女之見金夫而不能有其身之象也占者
遇之則其取女必得如是之人无所利矣金夫蓋以金賂已而

挑之若魯秋 **附錄** 問不有躬曰在乎以立己為先應事為後而令人平日講
胡之為者 究所以治國平天下之道而自家身已全不曾理會得若

能理會自家身已雖與外事若茫然不相接 **纂註** 蔡氏曰金夫二也程子曰
然明德在這裏了新民只現成推將去賀孫 三正應在上舍而從二是

女之見金夫也女之從人當由正禮乃見人之多 愚謂勿用取女攸利實戒
金說而從之不能有其身者也无所往而利矣 占者之言若六三之人自

占得此則知其見弃於人者 **六四困蒙吝** 既遠於陽又无正應為困於蒙
若是亦可內省而自改也 之象占者如是可羞吝也能求

剛明之德而親 **纂註** 蔡氏曰困讀如困而不學之困徐氏曰陷二
近之則可免矣 柔之中无得乎開明之道困於蒙者也故吝 **六五童**

蒙吉 柔中居尊下應九二純一未發以聽於人 愚謂童蒙長少男象卦辭
故其象為童蒙而其占為如是則吉也 童蒙亦指五言以童蒙之

五應剛中之二太甲成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 以剛居上
王之於伊尹周公是也 故為擊蒙之象然取必太過攻治太深則必反為之害惟捍其外誘以全其

真純則雖過於嚴密乃為得宜故戒占者如此凡事皆然不止為誨人也
附錄 蒙卦上九雖小不利然卦文亦自好蓋上九以剛陽居上擊去蒙蔽只

要恰好不要太過太過則於彼有傷而我亦失其所以擊蒙之道如人
合契十五棒若只决亡十五棒則彼亦无辭而足以禦寇若再加五棒則太過

而反害人矣為寇者為人之害也禦寇者止人之害也如人疾病醫者用藥對
病則彼足以驅病而我亦得為醫者之道若藥不對病則反害他人而我亦失

為醫之道矣所以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惟如此則上下兩順而无害備
纂註 徐氏曰上過剛不中又居過高之位在下者既昏蒙而在上

者又高亢情意不接彼此扞格乃以為瀆而至於擊蒙而在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需待也以乾遇坎乾健

進以陷於險待之義也孚信之在中者也其卦九五以坎體中實陽剛中正而
居尊位為有孚得正之象坎水在前乾健臨之將涉水而不輕進之象故占者

為有所待而能有信則光亨矣若又得正則吉而利涉大川 **附錄** 問乾陽上
正固无所不利而涉川尤貴於能待則不欲速而犯難也 進之物前

遇坎險不可遽進以陷於險故為需曰遇此時節當隨遠隨近寧耐以待之直
至需于泥已甚狼當矣然能敬慎亦不致敗至於九五需得好只是又難得這
般時節當此時只當安以待之爾至上六居險之極又有

三陽並進六不當位又處陰柔亦只得敬以待之則吉劉壽翁曰五
孚也柔不能陷光亨貞吉

也利涉大川剛健不陷也愚謂卦辭取涉川象凡八需訟同人蠱大畜益渙
過坎健无所施故云不利涉二卦取乾坎象又訟與同人互巽及有離象蠱
與大畜互震皆取木象益互巽取震巽木象中孚互巽取巽木行兌澤象渙
取巽木行坎水象而二卦又皆互震木象又自蠱而下卦體或四爻或五爻
皆有虛舟之象焉以是知文王取涉川象大槩有見於乾坎震巽中孚之兌同
人之離至若大畜之艮非所取義

也爻取涉川象凡四已見卦圖中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郊曠
地未近於險之象也而初九陽剛又有能恒

於其所之象故戒占者能如是則无咎也纂註 程子曰君子之需時也安
若將終身焉乃能用恒也雖不

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恒也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沙則近
言語之傷亦災害之小者漸進近坎故有此

象剛中能需故得終吉戒占者當如是也纂註 程子曰坎為水
于泥致寇至 泥將陷於險矣寇則害之大者九三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血者殺傷之地穴者險陷之所四爻坎體入乎
險矣故為需于血之象然柔得其正需而不進

故又為出自穴之象占者如附錄 問程傳謂穴物之所安如何曰穴是陷處
是則雖在傷地而終得出也附錄 喚做所安處不得分明有箇坎陷也一句
柔得正了需而不進故能出於坎陷四又是坎

體之初有出底道理到那上六則索性陷了纂註 蔡氏曰血穴皆坎象九
五需于酒食貞吉 酒食宴樂之具言安以待之九五陽剛中正需

于尊位故有此象占者如是而貞固則吉也附錄 需只是待當此之時別无作為只有
正也凶 愚謂酒

可知矣 食坎象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
陰居險極无復有需有陷而入穴之象下應九三九三與下二陽需極

險中然於非意之來敬附錄 通論需訟諸卦福州劉昭信易說云見險而止
以待之則得終吉也 為需見險而不止為訟能通其變為隨不能通

其變為蠱近解多引之備又曰能安其分則
為需不能安其分則為訟此是說對卦淵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
川訟爭辯也上乾下坎乾剛坎險上剛以制其下下險以伺其上又為內險而

外健又為已險而彼健皆訟之道也九二中實上无應與又為加憂且於卦
變自遯而來為剛來居二而當下卦之中有有孚而見窒能懼而得中之象上

九過剛居訟之極有終極其訟之象九五剛健中正以居尊位有大人之象以

剛乘險以實履陷有不利涉大川之象故戒
占者必有爭辯之事而隨其所處為吉凶也
之於身亦若此備九二正應在
五五亦陽故為室塞之象淵
附錄 丘行可曰字從言從公言出於公
則為訟不公則為誣為詐非訟也
初

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陰柔居下不能終
訟故其象占如此
附錄 此文是陰柔
之人不會十

分與人訟那人也无十分傷犯底事但只略
去訟之才辨得明便止所以曰終吉也輝
纂註 毛伯玉曰所事爭辨之事
也亦有言訟訴之言也不永

謂柔小
亦柔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剛為險
九二陽

之主本欲訟者也然以剛居柔得下之中而上應九五陽剛居尊勢不可敵故
其象占如此邑人三百戶邑之小者言自處卑約以免災患占者如是則无眚
矣
纂註 徐氏曰歸而逋退處卑小可无災眚所以示屈服之意也苟逋避
不敵猶處大邑雖曰退聽迹尚可疑如都城百雉足以偶國臧武仲

據防請後
豈理也哉
愚謂位柔故不克訟處二陰之間故
有歸逋小邑之象不訟而逋故无眚
六三食舊德貞厲

事則亦必无成功占者
守常而不出則善也
附錄 問必无成功似與象辭從上吉也之意不協又
此否曰易中經傳不同如此處多且兼存之然經意是
本傳辭是第二節話淵食舊德句貞句厲句終吉句淵
纂註 程子曰舊德
謂處其素分

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食猶食邑之食言所享也六三陰柔非能訟者
故守舊居貞則雖危而終吉然或出而從上之

愚謂三坎
體有食象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即就也命正理也渝
變也九四剛而不中

故有訟象以其居柔故又為不克而復就正理
渝變其心安處於貞之象占者如是則吉也
附錄 復即命渝言復就命而
訟句復即命句渝句安貞句吉易辭只是元排幾句在此
伊川作變其不安貞者為安貞作一句讀恐不甚自然錄
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聽訟而得其平
者也占者遇之訟而有理必獲伸矣
附錄 此文便似坤六二爻有占无象
蓋爻便是象訟元吉便是占淵
上

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鞶帶命服之飾褫奪也以剛居訟
極終訟而能勝之故有錫命受服
之象然以訟得之豈能安久故又有終朝三褫之象其占為終
訟无理而或取勝然其所得終必失之聖人為戒之意深矣
附錄 總論六爻
卦之體只是訟不可成初只不永所事二不克訟三守舊居正非能訟者四不
克訟而能復就正理渝變心志安處於正五聽訟元吉上雖有鞶帶之錫而不
免有終朝之褫首尾皆是不可訟
之意故柔曰訟不可成也曰然錄
纂註 馮氏曰或者未必之辭訟雖獲勝所
喪况未必有得乎甚
言訟之不可終極也

師貞丈人吉无咎
師兵眾也下坎上坤坎險坤順坎水坤
地古者寓兵於農伏於險於大順藏不
測於至靜之中又卦惟九二一陽居下卦之中為將之象上下五陰順而從之
為眾之象九二以剛居下而用事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為人君命將出師之

力附錄卷一

十一

象故其卦之名曰師丈人長老之稱用師之道利於得正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而无咎戒占者亦必如是也附錄吉无咎謂如一事自家做出來好方得无咎若做得不好雖是好事也則有咎无咎吉謂如一件事元是合做底自家做出來又好如所謂戰則克祭則受福戰而臨事懼好謀成祭而恭敬齊肅便是无咎克與受福便是吉如師之道既已正了纂註蔡氏曰文又用丈人率之如此則是都做得是便是吉了更有甚咎淵纂註人二也吉无咎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律法也否臧謂不善也晁氏曰否字先斷辭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律法也否臧謂不善也晁氏曰否字先斷辭師之道當謹其始以律則吉不臧則凶戒占者當謹始而守法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九二在下為眾陰所歸而有剛中之德上愚謂九二為成卦之主卦辭應於五而為所寵任故其象占如此淵○丈人吉无咎惟二當之玉指

六三師或輿尸凶輿尸謂師徒撓敗輿尸而歸也以陰居陽才弱志剛不中不正而犯非其分故其象占如此

六四師左次无咎左次謂退舍也陰柔不中而居陰也坤為眾尸也得正故其象如此全師以退賢於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六五用師之主柔順而中不為兵端者也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故為田有禽之象而其占利以搏執而无咎也語辭也長子九二也弟子三四也又戒占者專於委任若使君子任事而又使小人參之則是使之輿尸而歸故雖貞而亦不免

附錄問伊川訓輿尸為眾主如何曰從來有輿尸纂註血刃之說看來只是兵敗輿尸而歸之義砥纂註歸趙括長平之戰是也坎為輪輿也坤為眾尸也

纂註程子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師之常也度不能勝而完師其占如此○愚案春秋傳曰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左次退舍而宿後世其也與次子郎之次同兵法前為右後為左故上將軍居右偏將軍居仁深矣也

左則知師以右為重左蓋不用之地也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六五用師之主柔順而中不為兵端者也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故為田有禽之象而其占利以搏執而无咎也語辭也長子九二也弟子三四也又戒占者專於委任若使君子任事而又使小人參之則是使之輿尸而歸故雖貞而亦不免

附錄問易爻取義如師之六五長子帥師乃是本爻有此象又却於凶也纂註說弟子輿尸何也曰此假設之辭也言若弟子輿尸則凶矣問此例熱與家人嘯嗚而纂註程子曰五與師之主故言與師任將之道繼以婦子嘻嘻同曰然淵纂註夷猾夏寇賊姦宄為生民之害若禽獸入田侵害稼穡於義宜獵取之如此而動乃得无咎若輕動以毒天下其咎大矣執言奉辭也明其罪以討之也若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禽獸者也非田有禽也任將之道當以長子帥師弟子非長也自古任將不專而致覆敗者如晉荀林父邲之戰唐郭子儀相州之敗是也

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師之終順之極論功行賞之時也坤為土故使之得有爵土但優以金帛可也戒行賞之人於小人則不可用此占而小人遇之亦不得用此爻也

附錄先生說舊時只作可及小人今思量理去不得他既一例有功如何不及他看來開國承家一句是公共得底未分別君子小人小人勿用則是更勿用他與之謀議計畫耳漢光武能用此道自定天下後一例論功行封其所以用之在左右者則鄧禹耿弇賈復數人不與焉因問云古人論功行封真箇裂土與之守非如後世虛

易附錄卷一

十一

帶爵邑也若使小人參其間則誠有病弊曰勢不容不封他但聖人別有以處之如舜封象則使吏治其國若是小人亦自有以處之也此義方思量得未曾改入

本義 坤下 比 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輔也九五以陽剛居上之中而得其正上下五陰比而從之以一人而撫萬邦以四海而仰一人之象故筮得之者則當為人所親輔然必再筮以自審有元善長永貞固之德然後可以當眾之歸而无咎其未比而有所不安者亦將皆來歸之若又遲而後至則此交已固彼來已晚而得凶矣若欲比人則亦以此而反觀

附錄

問比卦是人君為人所比之象曰也不必拘若三家村中推一箇人作頭首是為人所比也須自審自家才德可為之否所以

原筮元永貞也有開後夫不必如伊川說左襄二十五年齊崔武子上娶妻封云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人為凶也云先夫已當之矣此云先夫則彼云後夫正是一樣語陽便是夫陰便是婦砥後夫凶言九五既為眾陰所歸若後面更添一箇陽來則必凶古人如袁紹劉馥劉繇劉備之事可見兩雄不並棲之義

纂註

徐氏曰夫五剛也後夫謂後乎夫上也上居卦終比愚謂六十比以筮言蒙貴初而比貴原者蓋發蒙之道當視其初筮之專誠顯比之道當致其原筮而謹審又二為蒙主而當下卦故曰初五為比主而當上卦故曰原所以不

同也 初大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

初貴乎有信則可以无咎矣 附錄 終來有它說將來似顯比 愚謂有他指若其充實則又有他吉也 便有那周遍底意思淵 五言五非正

應故言有他蓋初與四皆陰无應而五顯比 六二比之自內貞吉 柔順在上惟積誠意以比五終來必得比而吉也

中正上應九五自內比外而得其貞 六三比之匪人 陰柔不中正承乘吉之道也占者如是則貞而吉矣

其人之象其占大 附錄 問比之匪人曰初應四四是外比於賢為比得其人凶不言可知矣 二應五五為顯比之君亦為比得其人惟六三應上

上為比之无首為 六四外比之貞吉 以柔居柔外比九五為得其貞吉比之匪人也時舉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 一陽居尊剛健中正卦之羣陰皆來比已顯其比而无私如天子不合圍開一面之網來者不拒去者不追故

為用三驅失前禽而邑人不誠之象蓋雖私屬亦喻上意不相整備以求必得也凡此皆吉之道 附錄 田獵之禮置旃以為門刈草以為長圍田獵者自門占者如是則吉也 驅而入禽獸向我出者皆免惟驅而入者皆獲故以前禽比去者不追獲者比來則取之大意如此治聖人於人來者不拒去者不

追如何一不要私意周旋才恁地便滯於一偏况天理自不如比賀孫如有聞无聲言其自不相告誠又如歸 纂註 蔡氏曰前禽謂上也上獨後比 愚謂市者不止芸者不變相相似淵 五即舍之三驅失前禽之象 五陰爻皆稱比之比乎五也九五獨稱顯比為眾陰所比也

用三驅而取順喻下四陰失前禽而舍逆喻上一陰也 上六比之无首

凶 陰柔居上无以比下凶之道也 **纂註** 徐氏曰首先也无首不先也象皆比

故為无首之象而其占則凶也 愚謂徐說與本義微異然以當比而懷私顧戀不能早從而至於凶者必矣 六爻觀之自九五一爻稱顯比之外餘五爻皆稱比之之辭初比之无咎二四比之貞吉皆以其比五也獨三比之匪人而傷上比之无首而凶是上自相為比而不比五也如是則上六无首凶正與柔辭後夫凶應亦足以發本義未發之旨或謂前禽指三與上三居內卦之前而比之匪人上居外卦之前而比之无首皆為失前禽之象亦通故并備之

小畜亨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巽亦三畫卦之名一陰

為巽為入其象為風為木小陰也畜止之之義也上巽下乾以陰畜陽又卦惟六四一陰上下五陽皆為所畜故為小畜又以陰畜陽能繫而不能固亦為所畜者小之象內健外巽二五皆陽各居一卦之中而用事有剛而能中其志得行之象故其占當得亨通然畜未極而施未行故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象蓋密雲陰物西郊陰方我者文王自我也文王演易於羗里 **附錄** 問此卦是視岐周為西方正小畜之時也筮者得之則占亦如其象云 **附錄** 小人以柔順畜君子如何曰易不可專就人上說且就陰陽上看分明巽畜乾陰畜陽故謂之小若配之人專則為小人畜君子也得為臣畜君也得為因小小事畜止也得不可泥定事說時舉小畜但能畜得九三一爻而已九三是近他底那兩爻自牽連上來淵小畜亨是說陽緣畜他不住故陽得自亨橫渠言易為君子

謀不為小人謀凡言亨者是說陽到得說陰處便分曉說道小人吉亨字便是下面剛中而志行乃亨淵問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曰此是以巽畜乾巽順乾健畜他不得故不能雨凡兩者陰氣凝結得密故温潤下降為雨且如飯甑蓋得密了氣鬱不通四面方有濕汗今乾上進一陰止他不得所以柔中云上往也是指乾欲上進之象到上九畜 **纂註** 蔡氏曰密雲四也我亦謂四西郊陰極則散遂為既雨既處矣時舉 **附錄** 方雲自西而東陰先倡也故雲雖密而不雨程子曰陽倡而陰和順也故和若陰先陽倡不順也故不和則不能成雨雲雖密而不雨者自我西郊故也據四而言故云自我畜陽者四畜之主也愚謂陰陽和洽則散而為雨陰少則陽氣泄而不收小畜一陰畜五陽是也陰多則陽氣鬱而不達小過四陰包二陽是也故皆不能成雨自二至四互兌故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下卦乾體本皆在上之物志欲稱西郊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上進而為陰所畜然初九體乾居下得正前遠於陰雖與四為正應而能自守以正不為所畜故有進復自道之象占者如是則无咎而吉也 **附錄** 問此文與四相者乃去復自道何邪曰易有不必泥文義看者如此文只平看自好復與復卦之復不同復卦言已前不見了這陽如今復在此復自道是復他本位從道路上去知无往 **九二牽復吉** 三陽志同而九二漸進於陰以其剛中故能與不復之復淵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九三亦欲上進然剛而不中迫近於陰而不能自進故有輿說輻之象然以志剛故又不能平而與之爭 **附錄** 先生說此故為夫妻反目之象戒占者如是則不得進而有所爭也

他畜止不得進必與有爭自家必要進時如何須是正室方得輝
九三一爻可謂不好然能以剛自守則雖得此文而凶不應矣
三也妻四也三睨四而非
正反為柔制故至反目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以陰畜眾
陽本有傷害
憂懼以其柔順得正虛中巽體二陽助之是有孚而血去
○愚謂血陰傷象惕
惕出之象也无咎宜矣故戒占者亦有其德則无咎也
○多懼象下迫於三
故象如此占者有孚誠得陽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巽體三爻
剛之助可免傷懼而无咎矣
鄰之象也而九五居中處尊勢能有為以兼乎上下故為有孚攣固用富厚之
力而以其鄰之象以猶春秋以某師之以言能左右之也占者有孚則能如是
也
附錄 問本義云巽體三爻同力畜乾鄰之象也據程傳則曰以一陰畜五
上與上連為鄰之象謂巽三爻同力畜乾却見得自上畜下之意分明淵問小
畜以一陰而畜五陽而九五乃云富以其鄰是與六四之陰并力而畜下三陽
不知九五何故反助陰邪曰九五上九同巽之體故助之也銖總論泰謙文富
以其鄰言有富厚之力而能用其鄰不富以其鄰言不待富厚之力而能用其

鄰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淵 畜極而成陰陽和矣故為既雨既處之象蓋尊尚陰德至於積滿而然也陰加
於陽故雖貞亦厲然陰既盛而亢陽則君子亦不可以有行矣其占如此為戒
深矣
附錄 小畜雖是陰畜陽到極處和而為雨畢竟陰制陽不順所以雖貞亦
厲既雨既處言便做畜得住了做得雨後這氣畢竟便透出散子

德積是說陰德婦人雖貞亦危月幾望便虧君
子到此亦行不得這是那陰陽皆不利底象淵
質素註 晁氏曰昔不雨者今既
矣尚德載不至于脫輻也婦貞厲不至於反目也畜道之大成也程子曰婦貞
厲謂以陰畜陽以柔制剛婦若貞固守此危厲之道也安有婦制其夫臣制其
君而能安者乎丘行可曰妻者齊也三反目則稱妻言相敵也婦者順也上既
兩則稱婦言相順也總論六爻蔡氏曰小畜下三爻受畜者也上三爻為畜者
也四柔下畜三剛本難也而得五與合志故畜得住五又得
○愚謂既雨畜極
四為畜主四五相與而後能畜至上九則小畜之道成矣
○而通象既處上
象婦巽象婦之所尚在於德之能載今乃居上而以畜制為事當小畜之時雖
為得正亦危道矣月陰象幾望陰浸盛而敵陽此時君子亦不可以有行也尚
德載婦貞厲此為妻占月幾望君
子征凶此為夫占君子對婦言也

履虎尾不咥人亨
兌亦三畫卦之名一陰見於二陽之上
故其德為說其象為澤履有所躡而進
履卦以陰躡陽是隨後躡他如踏他
脚跡相似所以云履虎尾是隨後履
之意也以兌遇乾和說以躡剛強
之後有履虎尾而不見傷之象
附錄 蔡氏曰兌有虎象三為兌
他尾故於卦之三爻發虎尾
義便是陰去躡他陽背脊後處
以三履四以乾剛強為虎而四為尾也
四言履虎尾是以兌為虎而三為尾也
又兌位西乾位西北由西而北兌正履
乾後以柔履剛是亦為履虎尾之象然
則柔辭乃文王所作
初九素履往无咎
以陽在下居履之初未為物遷
其發後天卦旨歟
率其素履者也占者如是則往

初九素履往无咎
以陽在下居履之初未為物遷
其發後天卦旨歟
率其素履者也占者如是則往

初九素履往无咎
以陽在下居履之初未為物遷
其發後天卦旨歟
率其素履者也占者如是則往

而无**纂註**程子曰初處至下素在下者也陽剛之才可以上進若安其卑下
咎也素而往則无咎矣夫人不能自安於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
躁而求動求去乎貧賤非欲有為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則有各賢者則
安履其素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為也故得其進則有為而无不善乃守其素
履者也安履其素而往者非苟利也獨行其願耳若**九二履道坦坦幽**
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于中豈能安履其素也

人貞吉

剛中在下无應於上故為履道平坦幽獨守
貞之象幽人履道而遇其占則貞而吉矣

附錄

道即路也伊川
說履道坦坦處

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為于大君

不中不正柔而志剛以此履乾必見傷害故其象如此而占者
凶又為剛武之人得志而肆暴之象如秦政項籍豈能久也
柔也能視能履位剛也徐古為曰卦有兌互體有巽離離為目巽多白眼故有
眇能視象巽為股兌為毀折故有跛能履象兌終有虎尾象兌為口有咥人象
互體巽為躁卦武人之故
○愚謂武人陰象以一柔為成卦之主而統五剛
巽之初亦曰利武人之貞
○有武人為大君之象或曰六三陰柔非武人之
象不知陽類多是寬和仁厚底人陰類多是勇敢強
暴底人陽主生陰主殺陽之氣温厚陰之氣嚴凝也**九四履虎尾愬愬**
終吉然以剛居柔故能戒懼而得終吉
○愚謂卦文之辭取履虎尾象凡三

六三咥人凶者蓋卦辭統論一卦之體爻則逐爻取義以卦言則兌以和說而
履乾剛之後非決行不顧者故不咥人亨以爻言三正當兌口以柔爻而蹈剛
位和說之體不具所以咥人凶四位雖不正然以剛
履柔剛不至於強暴所以能戒懼而終吉故不同也**九五夬履貞厲**
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下以兌說應之凡事必行无所疑礙故其象
為夬決其履雖使得貞亦危道也故其占為雖貞而危為戒深矣**附錄**夬決
履是做得忒快雖合履底也有危厲淵叔重問彖言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此
是指九五而言然爻則云夬履貞厲與彖相反何也曰九五是以剛居上下臨
柔說之人故決然自為而无所
疑不自知其過於剛耳時舉
纂註程子曰五以陽剛乾體居至尊之位任
厲也古之聖人居天下之尊明足以照剛足以決勢足以專然而未嘗不盡天
下之議雖芻蕘之微必取乃其所以為聖也履帝位而光明者也若自任剛明
決行不顧雖使得正亦危道也可固守乎有剛
明之才苟專自任猶為危道況剛明不足者乎**上九視履考祥其旋**
元吉視履之終以考其祥周旋无虧則得
元吉占者禍福視其所履而未定也**附錄**視履考祥居履之終視其
底則大吉若是半截時无由考得其祥後面半截
却不好未可知旋是那團旋來却到那起頭處淵

泰小往大來吉亨泰通也為卦天地交而二氣通故為泰
正月之卦也小謂陰大謂陽言坤往居
外乾來居內又自歸妹來則六往居四九
來居三也占者有陽剛之德則吉而亨矣**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

六三咥人凶者蓋卦辭統論一卦之體爻則逐爻取義以卦言則兌以和說而
履乾剛之後非決行不顧者故不咥人亨以爻言三正當兌口以柔爻而蹈剛
位和說之體不具所以咥人凶四位雖不正然以剛
履柔剛不至於強暴所以能戒懼而終吉故不同也**九五夬履貞厲**
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下以兌說應之凡事必行无所疑礙故其象
為夬決其履雖使得貞亦危道也故其占為雖貞而危為戒深矣**附錄**夬決
履是做得忒快雖合履底也有危厲淵叔重問彖言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此
是指九五而言然爻則云夬履貞厲與彖相反何也曰九五是以剛居上下臨
柔說之人故決然自為而无所
疑不自知其過於剛耳時舉
纂註程子曰五以陽剛乾體居至尊之位任
厲也古之聖人居天下之尊明足以照剛足以決勢足以專然而未嘗不盡天
下之議雖芻蕘之微必取乃其所以為聖也履帝位而光明者也若自任剛明
決行不顧雖使得正亦危道也可固守乎有剛
明之才苟專自任猶為危道況剛明不足者乎**上九視履考祥其旋**
元吉視履之終以考其祥周旋无虧則得
元吉占者禍福視其所履而未定也**附錄**視履考祥居履之終視其
底則大吉若是半截時无由考得其祥後面半截
却不好未可知旋是那團旋來却到那起頭處淵

泰通也為卦天地交而二氣通故為泰
正月之卦也小謂陰大謂陽言坤往居
外乾來居內又自歸妹來則六往居四九
來居三也占者有陽剛之德則吉而亨矣**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

泰通也為卦天地交而二氣通故為泰
正月之卦也小謂陰大謂陽言坤往居
外乾來居內又自歸妹來則六往居四九
來居三也占者有陽剛之德則吉而亨矣**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

泰通也為卦天地交而二氣通故為泰
正月之卦也小謂陰大謂陽言坤往居
外乾來居內又自歸妹來則六往居四九
來居三也占者有陽剛之德則吉而亨矣**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

吉三陽在下相連而進拔茅連茹之象征行之吉也占者**附錄**拔茅茹者物

道夫陽剛則其征吉矣郭璞洞林讀至彙字絕句下卦故此**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九

以剛居柔在下之中上有六五之應主乎泰而得中道者也占者能包**附錄**容其穢而果斷剛決不遺遐遠而不昵朋比則合乎此文中行之道矣

包荒便用馮河不遐遺**纂註**蔡氏曰荒遠也無舟渡河曰馮謂勇者也包荒所

便朋亡意只如此念成**纂註**包者遠也用馮河勇者也亦用也不遐遺謂自近

至遠也朋亡謂不獨用其朋類也包荒與不遐遺似而不遐遺實也用馮河與

朋亡似而朋亡廣也其於地則无所不周於人則无所不用所以為泰也尚與

尚公主之尚同中行五也泰之六**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

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附錄**將過乎中泰將極而否欲來之時

艱難守貞則**附錄**問泰卦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與城復于隍因言否泰相乘

无咎而有福**附錄**如此聖人因以垂戒曰此亦事勢之必然治久必亂亂久

必治天下无久而不變之理子善遂言天下治亂皆生於人心治久則人心放

肆故亂因以生亂極則人心恐懼故治由此起曰固是生於人心然履其運者

必有變化持守之道可也如明皇開元之治自是好了若但能把捉不至如天

寶之放肆則後來亦不應如此狼狽因言觀聖人立象係辭當好時便須有

戒懼收斂底意當不好時便須有艱難守貞底意徹首徹尾不過敬而已卦中

无全好者亦无全不好者大率敬則好不敬則不好先生領之錄勿恤其孚只

作一句讀孚只是信此言勿恤後來信與**纂註**蔡氏曰孚信然之謂食孚也

不信義剛于食有福如食舊德之食砥**纂註**居三之時艱苦剛貞不可以

時之將陂而怠其心乃可无咎勿恤其孚又不可以陰之必復而動其心丘行

可曰字指六四不誠以孚之孚言不可以三陰之將復而動其慮惟嚴於自守

以防之則庶幾長享所有之福矣徐古為曰小人之所以勝君子者非乘其怠

則攻其隙艱則无怠之可乘貞則无隙之可攻如此則可以无咎可以勿憂其

孚矣或曰陰陽交運否泰相仍時勢然也雖艱貞勿恤如之何曰平陂往復者

天運之不能无艱貞勿恤者人事之所當盡天人有交勝之理處其交履其會

者必有變化持守之道若一諉之天運以**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

為无預於人事則聖人之易可无作矣**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

不戒以孚**附錄**已過乎中泰已極矣故三陰翩翩而下復不待富而其類從之

也陰虛陽實故凡言**附錄**不富以其鄰言不待富厚

不富者皆陰爻也**附錄**之力而能用其鄰也淵**纂註**徐氏曰先儒有

九

二

九

二

九

二

九

二

九

二

九

二

九

二

九

二

九

二

九

二

九

二

九

二

九

二

九

二

九

五即益之二夫之四即姤之三既濟之三即未濟之四是或一例也亦通故併記之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

自邑告命貞吝 泰極而否城復于隍之象戒占者不可力爭但可自守雖得其貞亦不免於羞吝也 **附錄** 城隍邑皆

土地坤 **纂註** 程子曰掘隍土積累以成城如治道積累以成泰及泰之終將

道既泰忽安逸而不戒卒至於喪師敗國窮守一邑而播告之修不能及遠雖貞固自保卒貽千古之羞者蓋不知此文之義也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否閉塞也七月之卦也正與泰

反故曰匪人謂非人道也其占不利於君子之貞道蓋乾往居外坤來居內又

自漸封而來則九往居四六來居三也或疑之匪人三字衍文由比六三而誤

也傳不特解 **纂註** 劉氏曰否塞之時雖不利君子之貞而君子之貞不可无

其義亦可見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三陰在下當否之

無道至死不變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三陰在下當否之

然後足為君子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三陰在下當否之

之象而初之惡則未形也故戒其貞則 **附錄** 拔茅茹貞吉亨這是吉凶未判

吉而亨蓋能如是則變而為君子矣 **附錄** 時若能於此改變時小人便做

君子君子小人只 **六三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陰柔而中正小

是箇貞不貞淵 **六三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陰柔而中正小

順乎君子之象小人之吉道也故占者小人如是則吉大人則 **附錄** 包承也

當安守其否而後道亨蓋不可以彼包承於我而自失其守也 **附錄** 是包得

許多承順底意思學蒙橫渠說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蓋自太極一判而來

便已如此了曰論其極是如此然小人亦具此理只是他自反悖了君子治之

不過即其固有者以正之而已易中亦有時為小人謀如包承小人吉大人否

亨言小人當否之時能包承君子則吉但此雖為小人謀乃所以為君子謀也

纂註 蔡氏曰包者爻之柔承者 愚謂指大人為五正與五爻大人相合蓋

不失則身雖否 **六三包羞** 以陰居陽而不中正小人志於傷善而未能也

而道自亨也 **六三包羞** 以陰居陽而不中正小人志於傷善而未能也

附錄 包羞是有意傷善而未能之意他六二尚自包承到六三已是要害君

子然做事不得所以包許多羞恥淵六三所以不能害君子亦是被他

陽壓了但包羞而已包羞是他做得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否過中

不好事只得慚惶更不敢對人說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否過中

之時也九四以陽居陰不極其剛故其占為有 **附錄** 否已過中上三爻是說

命无咎而疇類三陽皆獲其福也命謂天命 **附錄** 君子言君子有天命而

无咎淵這裏是吉凶未判須是有命方得无 **纂註** 徐氏曰陰往陽來天之常

答如須得一箇幸會方能轉禍為福文蔚 **纂註** 道否已過中泰復來也離

麗也否九四有命即泰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

復之義言陰陽往來泰否及復天運固如此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

亡其亡繫于苞桑 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能休時之否大人之事也故

所云 **附錄** 問看否泰二卦見得泰无不否否无不泰當泰將否之時若是有

也 **附錄** 手段底則稍遲得曰自古由治而入亂者易由亂而入治者難治

世稍不支梧便入亂去亂時須是大人休否方得學蒙銖問其亡其亡繫于苞
桑曰有戒懼危亡之心則便有苞桑係固之象蓋能戒懼危亡則如係苞桑堅
固不拔矣如此說則象占乃有收殺纂註程子曰大人當位能以其道休息
非是其亡其亡而又係于苞桑也錄天下之否循致於泰猶未離於否
也故有其亡之戒不可便為安肆當深慮遠戒常虞否之復來曰其亡矣其亡
矣其繫于苞桑謂為安固之道如維繫于苞桑也漢王允唐李德裕不知此戒
所以致禍敗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以陽剛居否極能傾時之否者也其占為先否後喜

附錄六文

大抵易為君子謀且如否內三爻是小人得志時然不大段會做得事初則如
此二又如此三雖做得些箇也不濟事到四便說君子得時否漸次反泰底道
理五之苞桑上之傾否到這裏便傾了否做泰淵陰之與陽自是不可相无者
今以四時寒暑而論若是无陰陽亦做事不成但以善惡及君子小人而論聖
人直是要消盡了惡去盡了小人蓋亦抑陰進陽之義某於坤卦亦曾略發此
意今有一樣人議論謂君子小人相對小人不可大故去他則反激其禍且如
舜舉皋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遠所謂去小人非必盡滅其類只是君子
道盛小人自化雖有些少无狀處亦不敢發出來豈必勦滅之乎文蔚纂註
程子曰物理極而必反故否極則泰上九否既極矣否道傾而變也先極否也
後傾喜也否傾則泰矣後喜也又曰反危為安易亂為治必有陽剛之才而後
能故否之上九則能傾否
屯之上六則不能變屯也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離亦三畫卦之名一陰麗於二

陽之間故其德為麗為文明其象為火為日為雷同人與人同也以離遇乾火
上同于天六二得位得中而上應九五又卦惟一陰而五陽同與之故為同人
于野謂曠遠而無私也有亨道矣以健而行故能涉川為卦內文明而外剛健
六二中正而有應則君子之道也占者能如是則亨而又可涉險然必其所同
合於君子之道乃為利也纂註蔡氏曰野曠野之地乾象
道乃為利也附錄凡一爻皆具二義吉者苟不如此則
同人之初未有私主以剛在下上
无係應可以无咎故其象占如此
須是自出門去與人同則无纂註蔡氏曰門二也同人之始出門即同未見
咎若以人從欲則凶必大附錄遠近廣狹之情故无咎進即遇二故有此
象立行可曰兩戶為門陰畫偶有門之象同人隨之初九節之九二皆前遇偶
故謂之門一扇為戶陽畫奇有戶之象節之初九亦前遇奇故謂之戶一而
門二
六二同人于宗吝宗黨也六二雖中且正然有應於上不能附錄
易雖抑陰然有時把陰為主如同人是也然此一陰雖是一卦之主又却柔弱
做主不得砥銖問六二與九五柔剛中正上下相應可謂盡善却有同人于宗
吝與先號咷之象曰以其大好兩者時位相應意趣相合只知欵密却无至公
大同之心未免係於私故有吝觀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固
是他好處猶有失以其係於私暱而不能同也纂註蔡氏曰宗謂二與
大凡悔者自凶而趨吉吝者自吉而趨凶錄
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剛而不中上无正應欲同
於二而非其正懼九五之

見攻故附錄九三只是伏于高陵之草莽中三歲不敢出與九四乘其墉皆

有此象附錄為剛盛而高三欲同二懼五見攻故升高伏戎欲敵之五剛不

可奪故三歲不與而象曰不能行也錄問三四皆有爭奪之義何也曰只是爭

六二一爻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六二與九五相應三以剛居剛則便迷

而不反四以剛居柔便有反側底道理初附錄程子曰卦惟一陰諸陽皆欲

上則在事外不相干涉所以無爭必大附錄剛強欲奪而同之然理不直義不勝故不敢顯發伏藏兵戎于林莽中懷惡而

內負不直故又畏懼時升高陵以顧望如此至於三歲之久終不敢與此交深

見小人之情狀然不曰凶者附錄愚謂戎兵戎離象三居上卦之下有伏象

以不敢發故未至於凶也附錄居下卦之上有升高陵象位三有三歲象九

四乘其墉弗克攻吉附錄剛不中正又無應與亦欲同於六二而為三所

隔故為乘墉以攻之象然以剛居柔故有自反

而不克攻之象占者如是附錄蔡氏曰墉高處即四近五之地乘其

則是能改過而得吉也附錄墉才剛欲侵五也弗克攻志弱也九五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附錄五剛中正二以柔中正相

應於下同心者也而為三

四所隔不得其同然義理所同物不得而間之故有此象然附錄錄問二五

六二柔弱而三四剛強故必用大師以勝之然後得相遇也附錄同心為三

四所隔故先號咷師附錄居外無應物莫與同然亦

克相遇則後笑曰然附錄居外無應物莫與同然亦

郊在野之內未至於曠附錄同人于野是廣大無我之意同人于郊是

遠但荒僻無與同爾附錄同人于野是廣大無我之意同人于郊是

大有元亨附錄大有所有之大也離居乾上火在天上无所不照

健離明居尊應天有亨之道附錄愚謂易以陽為大凡卦稱大皆以陽得名大有

古者有其德則大善而亨也附錄以一陰統五陽大畜以一陽畜三陽大過四陽

過盛於中大壯四陽壯附錄雖當大有

長於下皆名之曰大也附錄雖當大有

陽居下上無係應而在事初未涉乎害者也何咎附錄易之書大抵教人戒

之有然亦必艱以處之則无咎戒占者宜如是也附錄謹恐懼无有以易

而處之者雖至易之事亦必附錄蔡氏曰交即應之謂五之交如是也大有

以艱難處之然後无咎附錄之初去五遠而非應无交也故有害之者

害非已致故曰匪咎艱難處之其咎可无徐氏曰先師從橫渠之說蓋六五柔

得尊位為大有之主或應或近未見其有害者故六五曰厥孚交如二應於五

三亨於五四與上近五遠而无交者惟初而已獨无得乎五是以无交而有害

也世之君子固有當時之盛乃獨窮而在下不獲乎上患難之來有所不免亦

易附錄纂言卷一

二十

吉

卦唯一陽居下之上剛而得正上下所歸有功勞而能謙尤人所難故有終而吉占者如是則如其應矣

謙恭

自牧夔夔如畏然可謂有勞而能謙矣。愚謂三居互體坎中故稱勞說

故文辭與封同

六四无不利撝謙 矣然居九三之上故戒以不當發

揮其謙以示不

敢自安之意也 必施其謙蓋居多懼之地又在賢臣之上故也 六五

不富以其鄰

利用侵伐无不利 為不富而能以其鄰之象蓋從

之者眾矣猶有未服者則利以征之而於

附錄 問謙是不與人爭如何五上

他事亦无不利人有是德則如其占也

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言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孫子曰

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大抵謙自是用兵之道只退處一步

耳所以利用侵伐也蓋自初六積到六五上六謙亦極矣自宜人人服之尚更

不服則非人矣故利用侵伐也又曰坤為地為眾凡說國邑征伐處多是因坤

文辭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謙極有聞人之所與故可用行

征己之邑

附錄 上六取象行師有坤處多言師如秦上六城復于 愚謂謙

國而已

交下三爻皆吉而无凶上三爻皆利而无害易中吉利罕有若是純全

者謙之效固如此然艮體稱吉而坤體稱利者靜則多吉順則多利也

坤下

豫利建侯行師

豫和樂也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九四一

以動故其卦為豫而其

占利以立君用師也 蔡氏曰侯震也震為長子有君道故屯利建侯

曰屯有震无坤則言建侯而不言行師謙有坤无

震則言行師而不言建侯此合震坤成卦故兼之 初六鳴豫凶 陰柔小

強援得時主事故不勝其豫而以自鳴凶之道也故其占如此卦之得名本為

和樂然卦辭為眾樂之義爻辭除九四與卦同外皆為自樂所以有吉凶之異

發於聲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豫雖主樂然易以溺

獨此爻中而得正是上下皆溺於豫而獨能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也其德安

靜而堅確故其思慮明審不俟終日而見凡事之幾微也大學曰安而後能慮

慮而後能得意正如此

蔡氏曰坤體居中靜之至者又與四无係介然

占者如是則貞而吉矣

自守不流於豫石者安靜之象當豫之時獨能以中

子曰豫之諸爻多不得正惟六二中正无應為自守之象當豫之時獨能以中

正自守可謂特立之操是其節介于石之堅也介于石其介如石也人於豫樂

心說之故遲遲遂至於耽戀不能已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之速不俟

終日故貞正而吉也處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者也

張舜文曰互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盱上視也陰不中正而近於四

體艮有石象

為卦主故六三上視於四而下溺

於豫宜有悔者也故其象如此而其占

附錄 盱豫悔言觀着六四之豫便當

為事當速悔若悔之遲則必有悔也

速悔遲時便有悔淵問上視於

二

二

四而下溺於豫未曉曰趨時附勢以得富貴而自以為樂者也道夫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

簪九四卦之所由以為豫者也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為大有得然又當至誠不疑則朋類合而從之矣故又因而戒之簪聚也又速也**附錄**

由豫猶言由頤淵四以震體之陽為陰主如大臣徐氏曰大剛也一剛轉天下之危為安上无為而下伏樂故曰豫學蒙**纂註**而得五柔故曰大有

得居位非正故有疑朋謂眾柔丘行可曰盍合也簪聚也簪并屬所以聚髮也卦五柔爻皆斷一剛爻獨連故以簪為象

六五貞疾恒不死當豫之時以柔居尊沈溺於豫又乘九四之剛眾不附而大勢危故為貞疾之象然以其得中故又為恒不死之象即象而觀占在其中矣

纂註程子曰權之所主眾之所歸皆在於四四陽剛得眾非耽惑柔弱之君所能制乃柔弱不能自立之君受制於專權之臣也居得君位貞也受

制於下疾也六居尊位權雖失而位未亡**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故云貞疾恒不死如漢魏末世之君也以其動體故又為其事雖成而

以陰柔居豫極為昏冥於豫之象以其動體故又為其事雖成而

能有渝之象戒占者如是則能補過而无咎所以廣遷善之門也

丘行可曰豫以九四一爻為主其位上逼六五有權臣處君側之象故本文謂

之由豫以眾陰由已而豫也在他爻皆以不從四為善初應則鳴豫凶三比則

盱豫悔五乘則貞疾恒不死上同震體亦不免於冥豫而後有渝焉惟六二一

爻陰柔中正與四无係獨能介于石不終日而貞吉豫之不可溺也如此徐氏

曰豫有三義曰和豫曰逸豫曰備豫彖象所言和豫也六爻所言逸豫也

豫備不虞卦爻无此義傳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此備豫也

震下隨元亨利貞无咎隨從也以卦變言之本自困卦九來居

兼此二變皆剛來隨柔之義以二體言之為此動而彼說亦隨之義故為隨已

能隨物來隨已彼此相從其通易矣故其占為元亨然必利於貞乃得无咎

若所隨不貞則雖大亨而不免於有咎矣春秋傳穆姜曰有是四德隨而无

咎我皆无之豈隨也哉今案四德雖非本義然其下云云深得占法之意

纂註程子曰隨之道可以致大亨也君子之道為眾所隨與已隨於人及臨

奉命學者之徒義臨事而從長皆隨也隨之道利在於貞正**初九官有渝**

隨得其正然後能大亨而无咎失其正則有咎矣豈能亨乎

貞吉出門交有功卦以物隨為義爻以隨物為義初九以陽居下為

主而變其常矣惟得其貞則吉又當出門以交不

私其隨則有功也故其象占如此亦因以戒之**附錄**問官是主字之義是

便吉不貞便凶曰是如此又曰這**纂註**蔡氏曰門二也徐氏曰二居中得正

是變了只是要出門交便有功砥

曰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

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而為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

豈合正理故出門**六二係小子失丈夫**初陽在下而近五陽正應而

而交則有功也

附錄係小子失丈夫

夫程傳是淵

纂註

程子曰二應五而比初隨先於

應故其象如此凶

各可知不假言矣

近柔不能固守故為之戒云若

係小子則失丈夫也初陽在下小子也五正應在上丈夫也二若志係於初則失九五之正應是失丈夫也

六三係丈夫失

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丈夫謂九四小子亦謂初也三近係四而已隨之有求必得然非正應故有不正而為

邪媚之嫌故其占如此而又戒以居貞也

纂註程子曰四亦無應無隨之善故三之隨四有求必得也雖然固不可非理枉道以隨於上苟取愛悅以遂

所求乃小子邪諂趨利之為也故云利居貞自處於正則所謂有求而必得者乃正事君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九四以剛居上之下與五同德故其占隨而有獲然勢凌於五故雖貞而凶唯有所孚在道而明則上安而下從之可以无咎也占者當時之任宜審此戒

于嘉吉

陽剛中正下應中正是信于善也占者如其吉宜矣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

王用亨于西山

居隨之極隨之固結而不可解者也誠意之極可通神明故其占為王用亨于西山亨亦當作祭享之享自周而言岐山在西凡卜祭山川

愚謂當隨之世陰柔不能自立必附陽而後能者得之其誠意如是則吉也

有立故三陰爻皆言係取係於人而能立之象如是則一卦取

陰隨陽之義為多

也其卦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下不交下卑巽而上苟止故其卦為蠱或曰剛上柔下謂卦變自賁來者初上二下自井來者五上上下自既濟來者兼之亦

剛上而柔下皆所以為蠱也蠱壞之極亂當復治故其占為元亨而利涉大川

甲日之始事之端也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為後事之端而不使至於大壞後事方始而尚新然更當致

其丁寧之意以監其前事之失而不使至於速壞聖人之戒深矣

附錄上頭

管剛下頭底只管要柔又只巽順事不向前下卑巽而上苟止安得不蠱舊

聞趙德莊如此說必大血蟲為蠱言器中盛那蟲教它自相併便是積畜到那

壞爛底意思一似漢唐之衰弄得來到那極弊

纂註程子曰既蠱則有復壞時所以言元亨蓋極弊則將復治故言元亨

治之理自古治必因亂亂則開治理自然也則能致元亨也甲數之首事之始也治蠱之道當思慮

其先後三日推原先後為救弊可久之道先甲謂先於此究其所以然也後甲謂後於此慮其將然也一日二日至於三日言慮之深推之遠也究其所以然

則知救之道慮其將然則知備之之方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利可久此古之聖王所以新天下而垂後世也後之治蠱者不明聖人先甲

初六幹

後甲之誠慮淺而事近故勞於救亂而亂不革功未成而弊已生矣

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幹如木之幹枝葉之所附而立者也蠱者前人已壞之緒故諸爻皆有父母之象子能幹之則飭治而振起矣初六蠱未深而事易濟故其占為有

子則能治蠱而考得无咎然亦危矣戒古者宜如是又知危而能戒則終吉也

附錄

問有子考无咎與意承考之考皆是指父在父在而得云考何也曰古人多通言如康誥大傷厥考心可見錄

纂註程子曰子幹父

蠱之道能堪其事則為有子而考得无咎不然則為父之累故九二幹母

必惕厲則得終吉也處卑而尸尊事自當兢兢畏則可以終吉九二幹母

之蠱不可貞九二剛中上應六五子幹母蠱而得中之象以剛乘柔而治其壞故又戒以不可堅貞言當巽以入之也**附錄**

幹母之蠱程子曰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於義不順而致敗

程傳是植程子曰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於義不順而致敗

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安能入乎在乎屈己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九三

事治而已故曰不可貞謂不可貞固盡其剛直之道如是乃得中道也九三

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過剛不中故小有悔**附錄**

而不中剛之過也然而巽體雖剛過而不為无順順事親之本也又居得正

故无大過以剛陽之才克幹其事雖以剛過而有小小之悔終无大過咎也然

有小悔已非善事親也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以陰居陰不能為寬裕以治

往則見吝戒占三四兩爻說得悔吝最分明九三有悔而无咎由凶而趨吉也六四雖目下无事然却終吝由吉而趨凶也元

祐聞劉莘老劉器之之徒必欲盡去小人却是未免有悔至其他諸公欲且寬

裕无事莫大段整頓不知目前雖遮掩掩延得過後面憂吝却多可以見聖人

之深戒劉壽翁曰強以立事為幹息而委事為裕事弊而裕之弊益甚矣

戒蓋六四體艮之止而爻位俱柔夫貞固足以幹事今止者息柔者

懦息且懦皆增益其蠱者也持六五幹父之蠱用譽柔中居尊而九

是以往吝道也安能治蠱邪

此幹蠱可致聞譽程子曰五居尊位以陰柔之質下應九二陽剛之臣

故其象占如此而倚任之然已實陰柔故不能為創始開基之事承

其舊業則可矣故為幹父之蠱夫創業垂統之事非剛明之才則不能繼世之

君雖柔弱之資苟能任剛賢則可以為善繼而成令譽也太甲成王皆以臣而

用譽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剛陽居上在事之外故為此**附錄**

不事王侯无位之地如何出得來便幹箇甚麼柄問占與戒皆在其中曰有此

事則其占如此又戒其必如此乃可也若得此象而不能從則有凶矣當此時

節若能斷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不半上落下或出徐氏曰陽剛居上

或入則其志貞可法則矣只為人不能如此也銖下無應與又居艮

體在事之外故為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之象程子曰賢人君子不偶於時而高

潔自守不累於世務則自善其身尊高敦尚其事守其志節而已士之自高尚

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

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所處雖

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總論六爻蔡氏曰蠱者壞極而有事也

前事既壞後事必飭猶父沒則子當繼之故取家事為象然為家之道貴剛柔

得中過於剛則悔過於柔則吝故九三有悔六四見吝也初六九二愚謂蠱

六五上九或位剛爻柔或位柔爻剛剛柔相濟皆得治蠱之道者也以父母

取象者家之蠱乃前人已壞之事卦之蠱由巽艮而成則巽艮有父母致蠱之

象矣爻則逐爻取義故皆以子幹蠱為言上獨不取子象者以幹至五而用譽

无復蠱之可幹故又取不事王侯之象諸爻中幹父者凡四幹母者

惟一又見母道巽順循為未害父乃止而不為其弊有不可勝言者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臨進而凌逼於物也二

臨十二月之卦也又其為卦下兌說上坤順九二以剛居中上應六五故占者
大亨而利於貞然至于八月當有凶也八月謂自復卦一陽之月至于遯卦二
陰之月陰長陽遜之時也或曰八月謂夏正八

附錄 問臨字不特是上臨下
之謂凡進而逼近者皆

謂之臨曰然學蒙問八月有兩說孰長曰前說是周正八月後
說是夏正八月恐文王繫卦時只用周正紀之不可知也
反臨為建丑之月則遯為建未之月也自臨之初爻至遯之二爻在卦經八爻
於月經八月剛柔皆變臨盡消矣故曰至于八月有凶程子曰二陽方長於下
陽道嚮盛之時聖人豫為之戒四陽雖方盛至於八月則其道消矣是有凶也
大率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方盛而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永久若既
衰而後戒亦无及矣自古天下安治未有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於盛也方其
盛而不知戒故扭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綱紀壞忘禍亂則豐饜萌是以浸
淫不知亂

初九咸臨貞吉 卦唯二陽偏臨四陰故二爻皆有咸臨
之象初九剛而得正故其占為貞吉 九

二咸臨吉无不利 剛得中而勢上進故
其占吉而无不利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

既憂之无咎 陰柔不中正而居下之上為以甘說臨人之象其占固
无所利然能憂而改之則无咎也勉人遷善為教深矣

附錄 三近二陽也去臨他如小人在上位
却把甘言好語臨在下之君子砥

纂註 蔡氏曰爻柔而位不正兌
體而迫於剛故以甘說邪

安而臨乎二也然剛長以正又豈甘說邪佞之所利也能
順剛長之正理憂懼知變不為甘說之態雖咎亦不長也 六四至臨无

咎 處得其位下應初九相
臨之至宜无咎者也 附錄 至臨无咎未是極好只是與
初相臨得切至故謂之至砥 六五知

臨大君之宜吉 以柔居中下應九二不自用而任人
乃知之事而大君之宜吉之道也 上六敦臨吉

无咎 居卦之上處臨之終敦厚於臨吉
而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附錄 上六敦臨自至臨積累至極
處有敦篤之義良上九亦謂

之敦良復上六不好了所以只於五爻謂之敦復居臨之時二陽得時上進陰
不敢與之爭而志與之應象所謂在內者非謂正應只是內卦與二陽應也又
曰此便是好卦不獨說道理自是好讀所 纂註 二剛浸長進逼於柔此雖成
謂卦有大小辭有險易此便是大底卦砥 卦之體而雜卦又曰臨觀之
義或與或求與者又言上下相與為臨也爻辭初二咸臨此下臨上剛臨柔
也三甘臨四至臨五知臨上敦臨此上臨下柔臨剛也上下相臨所謂與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觀者有以中正示人而為人所
仰也九五居上四陰仰之又內

順外巽而九五以中正示天下所以為觀盥將祭而潔手也薦奉酒食以祭也
顯然尊嚴之貌言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則其孚信在中而顯然可仰戒占者
當如是也或曰有孚顒若謂在下之人信而仰之也此卦四陰長而
二陽消正為八月之卦而名卦繫辭更取他義亦扶陽抑陰之意 附錄 問
盥而不薦只是取未薦之時誠意渾全而未散今乃云觀盥而不薦何也曰祭
祀无不薦者此是假設來說薦是用事了盥是未用事之初云不薦者言常持

得這誠敬如盥之意常在若薦則是用出則纔畢便過了无復有初意矣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楚詞云愛君子兮不敢言正是此意說出這愛了則都无事可把持矣惟其不說但藏在中心所以常見其不忘也學蒙問本義以為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則是聖人在上視聽言動皆當為天下法而不敢輕亦猶祭祀之時致其潔清而不敢輕用否曰然備伊川云人君正其表儀以為下民之觀當莊嚴如始盥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某看觀卦意思不是如此觀義自說聖人至德出治天下自然而化更不待用力而下莫不觀感而化故取義於盥意謂積誠信之至但是盥滌而不待乎薦草有字已自顯若故豕曰下觀而化也賀孫問四陰長而二陽消正八月之卦而名卦擊辭不取此義何也曰只為九五中正以觀示天下事都別了以此見易不可執一看所謂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也銖問觀陰盛而不言凶咎何也曰此卦取義不同蓋陰雖盛而於九五之君乃當正位故只取為觀於下之義而不取陰盛之象也時舉問觀觀之義曰自上示下曰觀去愚謂此卦四聲自下觀上曰觀平聲故卦名之觀去聲六文之觀皆平聲備陰長一陽消名卦擊辭雖取他義而初則稱小人且致戒於君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皆稱君子无咎崇陽抑陰之意爻九可見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皆稱君子无咎 卦以觀示為義據九五為主也爻以觀瞻為義皆觀乎九五也其占在小人則无咎初六陰柔在下不能遠見童觀之象小人之道君子之羞也故君子得之則可羞矣

六二闕觀利女貞 陰柔居內而觀乎外闕觀之象女子之貞也故其占如此丈夫得之則非所利矣

纂註 徐氏曰闕門中視也陰柔居內而觀外雖與六三觀五為應前為三四所蔽所見不明闕觀之象

我生進退 我生我之所行也六三居下之上可進可退故不觀九

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其占為利於朝觀仕進也

於近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聖賢之君也四切近之觀見其道故云觀國之光觀見國之盛德光輝也不指君之身而云國者在人君而言豈止觀其行一身乎當觀天下之政化則人君之道德可見矣利用賓于王聖明在上則懷抱才德之人皆願進於朝輔戴之以康濟天下四既觀見人君之德國家之治光華盛美所宜賓于王朝古者有賢德之人則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人君賓禮之故士之仕進於朝則謂之賓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此位得此占者當觀已所行必其陽剛中正亦如是焉則得无咎也

上九觀

其生君子无咎 上九陽剛居尊位之上雖不當事任而亦為下所觀故其戒辭略與五同但以其為其小有主賓之異耳

附錄 其生謂言行事為之見於外者若呂光祖砥問觀我生觀其生之別曰我者彼我對待之言是以彼觀此觀其生是以此自觀六三之觀我生進退者事君則觀其言聽計從治民則觀其政教可行膏澤可下可以見自家所施之當否而為進退九五之觀我生如觀風俗之嫩惡臣民之從違可以觀自家所施之善惡上九之觀其生則自就自家視聽言動應事接物處自觀觀我是自觀如視履考祥底語勢觀其亦是自觀却從別人說易中其字不說別人只是自家如乘其墉之類備九五上九君子无咎蓋於君子有陽剛之德故无咎小人无此德自不當得此文錄總論六文問觀六文一文勝似一文豈

所據之位愈高則所見愈大邪曰上二爻意思自別下
四爻是以所據之位愈近則所見愈親切意思學蒙

噬嗑 利用獄 噬嗑也嗑合也物有間者齧而合之也為
間於其中必齧之而後合故為噬嗑其占當得亨通者有間故不通齧之而合
則亨通矣又三陰三陽剛柔中半下動上明下雷上電本自益卦六四之柔上
行以至於五而得其中是知以陰居陽雖不當位而利用獄蓋治獄
之道唯威與明而得其中之為貴故筮得之者有其德則應其占也

噬嗑 利用獄 程子曰聖人以卦象而比於天下之事在口則為有物隔而不得合在天下則為有
強梗或讒邪間隔其間故不得合也當用刑法小則懲誡大則誅戮以除去之
然後天下之治得成矣至於一國一家至於一愚謂易六十四卦彖辭惟噬嗑
萬事所以不合者皆由有間也無間則合矣取象於獄者以上下兩陽而中
虛有獄之象九四一陽間於其中有獄囚之象明

噬嗑 利用獄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初在卦始罪薄過小又在
照而威震動必察情噬之使噬有用獄之象也

噬嗑 利用獄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初在卦始罪薄過小又在
照而威震動必察情噬之使噬有用獄之象也

噬嗑 利用獄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初在卦始罪薄過小又在
照而威震動必察情噬之使噬有用獄之象也

噬嗑 利用獄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初在卦始罪薄過小又在
照而威震動必察情噬之使噬有用獄之象也

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腊肉謂獸腊全體骨而為之者堅韌之
物也陰柔不中正治人而人不服為噬
時當噬嗑於義為无咎也

附錄 腊肉遇毒則是所噬者堅韌難合六三以陰
柔不中正而遇此所以遇毒而小吝然此亦
是合當治者但難治耳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 肺肉之
與周禮獄訟入鈞金束矢而後聽之九四以剛居柔得用刑之道故有此
象言所噬愈堅而得聽訟之宜也然必利於艱難貞固則吉戒占者宜如是也

附錄 得金矢荆公已嘗引周禮鈞金之說備問不知古人獄要鈞金束矢之
意如何曰這不見得想是詞訟時便令他納此教他无切要底事不敢
來又問如此則不問曲直一例出此則實有冤枉者亦懼而
不敢訴矣曰這却須是大切要底事如平常事又別有所在

附錄 程子曰在
為愚案周禮秋官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
訟者兩至既兩至使入束矢乃治之不至不入束矢則不自服不直者也必入
束矢者取其直也古者一弓百矢束矢其百矢與獄謂相告以罪名者劑今券
書使獄者各齎券書既兩券書使入鈞金又三日乃治之重刑也不券
書不入金則是亦自服不直者也必入金者取其堅也三十斤曰鈞

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噬乾肉難於膚而易於腊勝者也黃中
色金亦謂鈞金六五柔順而中以居尊
位用刑於人人无不服故有此象然

附錄 總論四五兩爻問九四利艱貞六
必貞厲乃得无咎亦戒占者之辭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祭其有膚鼎蓋肉之柔脆噬而易噬者六二中正
故其所治如噬膚之易然以柔乘剛故雖甚易
亦不免於傷滅其鼻占

附錄 蔡氏曰以六居二故曰噬膚鼻體之中正
者雖傷而終无咎也

附錄 蔡氏曰履履也校械也滅沒也趾在
初下故為履校滅趾之象止惡於初故得无咎占者小傷而无咎也

附錄 刑於初所傷者小也止惡於初則小懲大戒罪過止息而不行故无咎

附錄 刑於初所傷者小也止惡於初則小懲大戒罪過止息而不行故无咎

附錄 刑於初所傷者小也止惡於初則小懲大戒罪過止息而不行故无咎

附錄 刑於初所傷者小也止惡於初則小懲大戒罪過止息而不行故无咎

附錄 刑於初所傷者小也止惡於初則小懲大戒罪過止息而不行故无咎

附錄 刑於初所傷者小也止惡於初則小懲大戒罪過止息而不行故无咎

附錄 刑於初所傷者小也止惡於初則小懲大戒罪過止息而不行故无咎

附錄 刑於初所傷者小也止惡於初則小懲大戒罪過止息而不行故无咎

附錄 刑於初所傷者小也止惡於初則小懲大戒罪過止息而不行故无咎

附錄 刑於初所傷者小也止惡於初則小懲大戒罪過止息而不行故无咎

附錄 刑於初所傷者小也止惡於初則小懲大戒罪過止息而不行故无咎

附錄 刑於初所傷者小也止惡於初則小懲大戒罪過止息而不行故无咎

附錄 刑於初所傷者小也止惡於初則小懲大戒罪過止息而不行故无咎

故皆為戒占者之辭曰亦是文中元有此道理大抵纔是治人彼必為敵不是易事故雖時位卦德得用刑之宜亦須以艱難貞固處之

纂註

蔡氏曰貞位正也厲乘剛也無咎得當者以柔治剛不至乎過也

上九何校滅耳凶

何負也過極之陽在卦之上惡

極罪大凶之道也

纂註

總論六爻蔡氏曰噬之用在中故中四爻為噬也初噬辭丘行可曰初過小而在下故履校滅趾為用獄之始上惡極而怙終故何校滅耳為用獄之終中四爻治獄之人然卦才剛柔不同噬之難易亦異二以柔居柔於象為噬膚易噬者也五以柔居剛剛柔得中於象為噬乾肉比噬膚則難矣三柔中有剛肉藏骨之象故曰噬腊肉比乾肉又難也四剛中有柔骨

聯肉之象故曰噬乾肺肺則骨大於腊噬之最難者也此中四爻之別也愚然二滅鼻三遇毒四艱貞五貞厲者言治獄之道當致謹而不可輕也○以全體言九四為一卦之間則受噬者在四柔辭利用獄是刑四也以六爻言則受噬者在初上故初上皆受刑四反為噬之主與三陰爻同噬之柔爻取象有不同如此爻中稱腊稱乾皆離象故說卦曰離為乾卦

小利有攸往

貴飾也卦自損來者柔自三來而文二剛自二上而文三自既濟而來者柔自

上來而文五剛自五上而文上又內離而外艮有文明而各得其分之象故為占者以其柔來文剛陽得陰助而離明於內故為亨以其剛上文柔而艮止於外故小

纂註

徐氏曰有質必有文質者本也文者所以貴飾之也貴以剛柔往來交錯為文而成卦而剛大柔小乾剛為質於內而柔

來文之本剛得柔大者通矣又六二中正得位无往不通

初九貫其趾

舍車而徒

剛德明體自貴於下為舍非道之車而安於徒步之象占者自處當如是也

纂註

程子曰趾取在下而所以行也

君子修飾之道正其所行守節處義其行不苟義或不當則舍車輿而寧徒行眾人之所羞而君子以為貴也

六二貫其須

居中正三以陽剛而得正皆无應與故二附三而動有貴須之象占者宜從上之陽剛而動也

纂註

程子曰須隨頤而動者也動止惟係於所附

九三貫如濡如永貞吉

一陽居二陰之間得其貴而潤澤者也然不可溺於所安故有永貞之戒

寇婚媾

瞞白也馬人所乘人白則馬亦白矣四與初相賁者乃為九三所隔而不得遂故瞞如而其往求之心如飛翰之疾也然九三剛正非為寇者也乃求婚媾爾故其象如此

附錄

此爻无所賁飾其馬亦白愚謂馬震坎象皆取也言无飾之象如此學蒙○互體指九三言也翰

如言九三求六四之心如飛翰之疾也

六五貫于丘園束帛爻各終吉

六五柔之主數本尚實得賁之道故有丘園之象然陰性吝嗇故有束帛爻之象束帛薄物爻爻淺小之意人而如此雖可羞吝然禮奢寧儉故得終吉

附錄

問數本尚實其是反朴還淳之義曰賁取賁飾之義他今却來賁田園為農圃之事當賁之時若是鄙吝然却得終吉吉則有喜故象云有喜也砥六五是止

體上比於九漸漸到極處若一向貴飾去亦自不好須是收斂方得祇問或以
幾幾為盛多貌曰非也幾幾者淺小義凡淺字箋字皆從幾字人傑幾幾是狹
小不足之意六居尊位却如此數本尚儉便似普吝吝如衛文公漢文帝雖
是吝却終吉此在貴卦有反本之義到上九便白賁和東帛之類都沒了○案
子夏傳云束帛五疋為上九白賁无咎 賁極反本復於无色善
東三玄二縵象陰陽也 附錄 賁飾之事太盛則有咎所以處太
盛之終則歸於白賁勢當然也備

坤下 剝不利有攸往 剝落也五陰在下而方生一陽在上而將
盡陰盛長而陽消落九月之卦也陰盛陽

衰小人壯而君子病又內坤外艮有順時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而止之象故占得之者不可有所往也 剝自下起滅貞則凶

故其占如此蔑滅也 纂註 蔡氏曰牀者人之所安其體則上實下虛故取以
初去上最遠剝滅于下而自失其正故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曰蔑貞陽不可无也蔑貞凶矣故戒 附錄 問剝之初與二蔑貞凶是以陰蔑陽以小人蔑君子之貞道凶
而進 附錄 之象也不知只是陽與君子當之則凶為復陰與小人亦自為

凶曰自古小人蔑害君子終亦有凶 纂註 孔氏曰辨謂牀身之
但此文象只是說陽與君子之凶也 纂註 下足之上分辨處也 六三剝

之无咎 衆陰方剝陽而已獨應之失其黨而從 纂註 程子曰三處剝之道
正无咎之道也占者如是則得无咎 纂註 為无咎如東漢呂強

是 六四剝牀以膚凶 陰禍切身故不復言 六五貫魚以宮人
也 魚陰物宮人陰之美而受制於陽者也五為衆陰之長當

寵无不利 率其類受制於陽故有此象而占者如是則无不利也 纂註
程子曰剝及君位剝之極也其凶可知故更不言剝而別設義以開小人遷善

之門五羣陰之主也魚陰物故以為象五能使羣陰順序如貫魚然反獲寵愛
於在上之陽如宮人則无不利也一陽在上衆陰有順從之道故發此義張舜

元曰柔得尊位衆陰以次相傳有后以宮人備數進御於君之象南軒張子曰
五雖君位而卦有陰為之主不取君義者坤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

剝遯明夷歸妹旅也非人君所處故无君義 附錄 謂一陽在上如碩大之果人不及食而
象矣取象既明而君子小人其 附錄 只不食便有復生之意上九之象

得輿小人剝廬 一陽在上剝未盡而能復生君子在上則為衆陰所載
象矣取象既明而君子小人其 附錄 謂一陽在上如碩大之果人不及食而

占不同聖人之情益可見矣 附錄 謂一陽在上如碩大之果人不及食而
獨留於上如君子在上而小人皆載於下則是君子之得輿也然小人雖載君

子乃欲自下而剝之則是自剝其廬耳蓋唯君子乃能覆善小人小人必賴君
子以保其身今小人欲害君子則君子亡而小人亦无所容其身如自剝其廬

也且看自古小人欲害君子害得盡後國破家亡其小人曾有存活得者否故
聖人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若人占得此文則為君

子之所為者必吉而為小人之所為者必凶矣其象如此而理在其中却不是
因欲說道理而後說象也時舉陰到這裏時把他這些陽都剝了此是自剝其
廬舍无安身處眾小人托一君子為庇覆若更剝了是自剝其廬舍便不成剝

了淵總論剝復二卦自觀至剝三十日剝方盡自剝至坤三十日復方成坤三十日陽漸長至冬至方是一陽第二陽方從此生去陰剝每日剝三十分之一一月方剝得盡陽長每日長三十分之一一月方長得成一陽陰剝時一日十二時亦每時中漸漸剝全一日方剝得三十分之一一陽長之漸亦如此長黃幹舉冬至子之半先生曰正是及子之半方成一陽子之半後第二陽方生復之云恰似月弦望便見得陰陽生逐漸如此陰不會一上剝陽不會一上長寓

纂註 蔡氏曰君子謂剛也輿者在下載上之物謂眾柔也主剛而言則一剛謂剛也主柔而言則眾柔下進而剝剛故有小人剝廬之象程子曰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聖人發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或曰剝盡則為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月以氣消息言則陽剝為坤陽來為復陽未嘗盡也剝盡於上則復生於下故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無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案朱子云陽無可盡之理說得其精且以卦配月剝九月坤十月復十一月剝一陽尚存復一陽已生又坤純陰陽氣闕了三十日安得謂之無盡嘗細考之這一陽不是忽地生出纔交立冬便萌芽下面有些氣象了上面剝一分下面便萌芽一分上面剝二分下面便萌芽二分積累到那復處方成一陽坤初六便是陽已萌芽了或問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竊意變於上則生於下乃剝復相因之理畢竟須經由坤坤純陰無陽如此陽有斷絕也何以能生於復曰凡陰陽之生一爻當一月須是滿三十日方滿得那腔子做得一畫成今坤卦非是無陽始生甚微未滿那腔子做一畫未成非是坤卦純陰便無陽也然此

亦不是深奧事但伊川欠幾句說漸漸消漸長之意故今人做一箇大事看道夫問陰亦然聖人不言耳今以夫乾始推之可見但所謂聖人不言者何如曰聖人所以不言者這便是一箇參贊裁成之道蓋抑陰而進陽長善而消惡用君子而退小人這便可見此理自是恁地雖堯舜之世豈無小人但有聖人壓在上面不容他出而有為耳豈能使之無邪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

復利有攸往 復陽復生於下也剝盡則為純坤十月之卦而陽氣已生於下矣積之踰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故十有一月其卦為復以其陽既往而復反故有亨道又內震外坤有陽動於下而以順上行之象故其占又為己之出入既得无疾朋類之來亦得无咎又自五月始

於七日當得來復又以剛德方長故其占又為利有攸往也反復其道往而復來來而復往之意七日

附錄 陽无驟生之理如冬至前十月氣是小雪陽者所占來復之期也 已生三十分之一分到得冬至前幾日須已生到二十七八分到至日方成一畫不是昨日全无今日一旦便都復了大抵剝盡處便生如列子所謂運轉无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是不覺其成不覺其虧蓋陰陽浸消浸長人之一身自少及老亦莫不然賀孫如人胞胎十月具方成箇兒子植從十月積起至冬至成一爻不成一陽是陡頓生亦須以分毫積起且天運流行本无一息間斷豈解一月无陽且如木之黃落時萌芽已生了不特如此木之冬青者必先萌芽而後舊葉方落

亦不是深奧事但伊川欠幾句說漸漸消漸長之意故今人做一箇大事看道夫問陰亦然聖人不言耳今以夫乾始推之可見但所謂聖人不言者何如曰聖人所以不言者這便是一箇參贊裁成之道蓋抑陰而進陽長善而消惡用君子而退小人這便可見此理自是恁地雖堯舜之世豈無小人但有聖人壓在上面不容他出而有為耳豈能使之無邪

若論變時天地無時不變如楞嚴經第二卷首段所載非惟一歲有變月亦有之非惟月有變日亦有之非惟日有變時亦有之但人不知耳此說亦是義剛問復一陽動於下而云朋來无咎何也曰方一陽生未有朋類必竟是陽長將次漸進以其為君子之道故亨通而无咎也祇七日只取七義猶八月有凶只取八義纂註蔡氏曰出謂由剝上出而為坤入謂由坤下入而為復又曰陽自義剛纂註建午之月漸消漸剝至建子之月而為復在封經七爻於時經七月故曰七日來復不言月而言日愚謂出入朋來復義无疾无咎專義七日者猶詩所謂一之日二之日也○來復論陽之長也猶八月有凶論陽之消也七八皆取文義論其消日月者幸其消之遲論其長曰日者幸其長之速也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附錄

出入无時是此心豈知雞犬易

一陽復生於下復之主也祇抵也又居事初失之未遠能復於善不抵於悔向善而吉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附錄追尋請看屏上初爻旨便識名齋用意深復齋偶題復雖一陽生然而與眾陰不相亂如人之善端方萌雖小而不為眾惡所遏底意思學蒙問一陽復在人向善意便是復如睡到忽然醒覺時亦是復氣象又如人之沉滯道不得行到極處忽少亨通雖未大行已有可行之兆亦纂註程子曰復為反善之義失是復這道理千變萬化隨所在无不渾淪淪附錄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唯失之不遠而復則六二休復吉柔順中正近於初九而能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

六二休復吉

纂註

程子曰復為反善之義失初爻為仁之體六二爻能下之謂下附於仁者學莫便於近乎仁既得仁者而親之資其善以自益則力不勞而學美矣故曰休復吉備六三頻

六三頻

復厲无咎

以陰居陽不中不正又處動極復而不固屢失屢危之道也聖人開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无咎不

纂註程子曰復善而

中行獨復

四處羣陰之中而獨與初應為與眾俱行而獨能從善之象當此之時陽氣甚微未足以有為故不言吉然理所當然吉凶非

六五敦復无悔

附錄以中順居

有災皆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

克征

附錄過而能改則亦有可以進善

克征

以陰柔居復終終迷不復之象凶

附錄

迷而不復自是無說所以無

往而不凶若三歲猶是有箇期限到十年便是無說了祇總論一卦萬物職職其生不窮孰其尸之造化為工陰闔陽開一動一靜於穆无疆全體妙用奚獨於斯潛陽壯陰而曰昭哉此天地心蓋翕无餘斯闢之始生意蒼然具此全美其在于人曰性之仁斂藏方寸包括无垠有茁其萌有惻其隱于以充之四海其準曰惟茲今眇綿之間是用齋戒掩身閉關仰止義圖稽經協傳敢贊一辭以詔无倦復卦贊昔者聖人作易以擬陰陽之變於陽之消於上而息於下也為卦曰復復反也言陽之既往而來反也夫大德敦化而不窮豈假夫既消之氣以為方息之資也哉亦見其絕於彼而生於此而因以著其往來之象爾唯

人亦然大和保合善端无窮所謂復者非曰追夫已放之心而還之錄夫已棄之善而屬之也亦曰不肆焉以騁於外則本心全體即此而存固然之善自有不能已爾嗚呼聖人於復之卦所以贊其可以見天地之心而又以為德之本者其不以此歟復齋記通論復始二卦朱光遍炎宇微陰眇重淵寒威閉九野陽德昭窮泉文明昧謹獨昏迷有開先幾微諒難忽善端本綿綿掩身事齋戒及此防未然閉關息商旅絕彼柔道牽感與詩問陰何以比小人曰有時如此平看之則都好以類言之則有不好然亦只是皮不好骨子却好大抵發生都則是一箇陽氣只是有消長陽消一分下面陰生一分又不是討箇陰來即是陽消處便是陰故陽來謂之復復者是本來物事陰來謂之姤姤是偶然相遇夢孫先生云看來天地中間此氣升降上下當分為六層十一月冬至自下面第一層生起直到第六層上至天為四月陽氣纔生足便消下面陰氣便生只是這一氣升降循環不已往來乎六層之中也或問月令中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此又似天地之氣相交合否曰只是這一氣陽極則陽消而陰生陰極則陰消而陽生天氣下降便是冬至復卦之時陽氣在下面生起故云下降或曰如此則陰是消於上而陽生於下都不見得天氣下降曰也須一轉則陽氣在下故從下生也今以天運言之則一月日自運一匝然又有那大轉底時候蓋天本是箇大底物須大着心曾看不可拘一不通也通論復艮二卦復卦便是陽陽是動底物事陰是靜底物事凡陽在下便是震動底意思在上則沒去處了只得止故曰艮其止賀孫

纂註 程子曰災天災由內作蔡氏曰迷失也位亢而獨遠乎剛不能自復者也南軒張子曰易之爻辭鮮有如是之詳其凶鮮有如是之極者而獨於復之上六言之蓋自亡家

覆國反道敗德无所不在其源蓋起於一念之微不能制遏之爾夫以陰柔之才去本之遠所謂人欲肆而天理滅者故有大敗終凶之戒總論六爻立行可曰復六爻有動而即復者初之不遠復是也有屢失屢復者六三之頻復是也有終身不復者上六之迷復是也有資人而復者三之休復下仁四之獨復從道是也有不資人而復者六五之敦復自考是也初為明睿之君子知過則改上也二四為樂善之賢者舍己從人六五為不踐跡之善人自厚其身又其次也六三為改過不勇之人復而失失而復抑又其次也上六則物慾沉滯本心喪失下愚不移者也尚何復之可言哉民斯為下矣

三三 震下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實理自然之謂史記作无望謂无所期望而有得焉者其義亦通為卦自訟而變九自二來而居於初又為震主動而不妄者也故為无妄又二體震動而乾健九五剛中而應六二故其占大亨而利

附錄 无望字出春申君傳正合无於正若其不正則有眚而不利有所往也

妄之災无妄之疾亦見得古人相傳尚識得當時此意也銖无妄是箇不指望偶然底卦忽然而有福忽然而有禍如人方病忽勿藥而愈是所謂无妄也據諸文各義合作无望不知孔子何故說歸无妄備直卿云說實理字又說自然字便有精處在且如天命流行祇有箇自然底道理不期然而不能不然者也天下雷行物與无妄是一自然之理无妄一卦雖云禍福之來也无常然自家所守者不可以不利於貞不可以彼之无常而吾之所守亦為之无常也若所守匪正則有眚矣眚即災也看來微有不同爾災是偶然生於彼者眚是過誤致然善言曰眚災肆赦春秋曰肆大眚皆以其過誤而赦之也備眚是過誤災便直是自外來砥

程子曰動以天為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无妄言至誠也至誠天之道也天之化育生生不窮各正其性命乃无妄也人能合无妄之道則所謂與天地合其德也无妄有大亨之理利貞法无妄之道利在貞正失初九无妄往吉正則妄也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

以剛在內誠之主也如是而往其吉可知故其象占如此

不耕獲不菑畲則利有攸往 柔順中正因時順理而无私意期言其无所為於前无所異於後也占者如是則利有所往矣

有一般時節都不須作為祇嘗謂此文乃自始至終都不管為而偶然有得之意耕獲留畲事之始終而言也當无妄之世事蓋有如此者若以義言則聖人之无為而治學者之不要人爵而人爵從之皆是也

大抵此文所謂无妄之福而六三所謂无妄之禍也

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六三便是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何預災如行人牽牛以去而居者反遭詰捕之擾也

天上來是也此是占辭然吉凶以貞勝有雖得凶而不可避者縱貧賤窮困死亡却无悔咎故橫渠云不可避各趨吉一以貞勝者是也

劉壽翁曰六三才柔而位不當所謂匪正者愚謂牛離象初至四似離繫象也故有災然出於意料之外故曰无妄之災

邑人艮 **九四可貞无咎** 陽剛乾體下无應與可固守正象 而无咎不可以有為之占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乾剛中正以居尊而下應亦中正无妄之至也

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无妄之至何為而有疾曰此是不期而有此但聽其自爾久則自定所以勿藥有喜而无疾也大抵无妄一卦固是无妄但亦有无故非意之事故聖人因象示戒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上九非有妄也但其象占如此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大陽也以艮畜乾以內乾剛健外艮篤實輝光是以能日新其德而為畜之大也以卦變言此卦自需而來九自五而上以卦體言六五尊而尚之以卦德言又能止健皆非大正不能故其占為利貞而不家食吉也又六五下應於乾為應乎

天故其占又為利涉大川也不家食謂食祿於朝不食於家也

畜卦因言某作本義欲將文王卦辭只大綱依文王本義略說至其所以然之故却於孔子彖辭中發之且如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只是占得大畜者為利貞不家食而吉利於涉大川至於剛上尚賢等處乃孔子發

明各有所主爻象亦然如此則不失文王本意又可見孔子之意

三言也故爻惟九三有利貞之辭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即利有攸往之義卦辭惟九三爻當之大畜以艮上乾得各而自利貞以下則皆取乾上進行健之義

貞則吉何以觀其貞不貞蓋觀頤是觀其養德是初九舍爾靈龜觀

我朵頤凶靈龜不食之物朵垂也朵頤欲食之貌初九陽剛在下足以

養之道而溺於○愚謂爾我若作四與初言謂初自六二顛頤拂經于

丘頤征凶求養於初則顛倒而違於常理求養於六二初而求上故顛頤當為句拂經

字求養於下則為顛求食於上則為拂六二比初而求上故顛頤當為句拂經

于丘頤為句征凶則其占辭也六三拂頤雖與上為正應然畢竟是求於上以

養己所以有拂頤之象故雖貞亦凶也六四顛頤固與初為正應然畢竟是賴初之

養以養人故雖顛亦吉六五拂經則是比於上所以有拂經之象然畢竟是賴上九

之養以養人所以居貞而吉○愚謂勉齋所讀六二爻句雖與本義不同然證

但不能自養不可涉大川爾○之以五爻拂經亦通若二之顛頤與四同拂經

與五同而吉凶異者此又係兩卦體蓋頤養之道以安靜為无失二動體故顛

拂而凶四五靜體故雖顛拂亦吉震三爻凶艮三爻吉可見矣丘頤指上艮為

象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陰柔不中正以處動極

貞亦凶故其象占如此○謂終不可用无所往而利也六四顛頤吉虎視

眈眈其欲逐逐无咎柔居上而得正所應又正而賴其養以施於下

而繼也又能如是則无咎矣○附錄之不振乎數然後可以養人而不窮不然則所以養人

者必无繼矣以四而賴養於初亦是顛○附錄蔡氏曰艮體靜止是能

倒但是求養以養人所以雖顛而吉○附錄靜以待養於初故吉六五

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六五陰柔不正居尊位而不能養

六五居貞吉正如洪範用靜吉用作凶所以不可涉大川六五不能養人反賴

上九之養是已拂其常矣故守常則吉而涉險阻則不可也銖五陰柔之才但

守貞則吉故不○附錄通論豫六五立行可曰豫五不言豫以豫悅之權由平

頤六五不能自有其權者以弱而迫於強臣故也然頤五承上九由頤厲

剛故雖拂經而居貞則吉豫五乘剛是以有貞疾未亡之戒○附錄可曰

吉利涉大川也位高任重故厲而吉陽剛在上故利涉川○附錄可曰

養人之權在五而已居其上為眾所歸位高任重易失之專故必以危厲處之而後得吉也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大陽也四陽居中過盛故為大過上下二陰不勝其重故有棟

橈之象又以四陽雖過而二五得中內巽○附錄問大過既棟橈是不好了又

棟橈是以卦體本末弱而言卦體自不好了却因剛
過而中巽而說行如此所以利有攸往乃亨也

咎 當大過之時以陰柔居巽下過於畏慎而
其過尚 **纂註** 馮氏曰藉以初言茅以
小在淵 **纂註** 六言取以柔乘剛之象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
附錄 藉用白茅亦有過慎之
意此是大過之初所以

女妻无不利 陽過之始而以初陰故其象占如此稊根也榮於下者也榮
愚謂楊木多傍水而生巽木近兌澤
故有楊象當田大過之時又有枯楊象 **九三棟橈凶** 三四二爻居卦之
以剛居剛不勝其 愚謂九三以剛居剛本无橈象而云不勝其重故橈者非
重故象橈而占凶 謂九三自不勝其重指初言耳又以全體觀之三四為棟
三在四下亦有傾橈之象柔稱棟橈
獨九三當之三其致橈之由者歟 **九四棟隆吉有他吝** 以陽居陰
故其象隆而占吉然下應初六以柔濟
之則過於柔矣故又戒以有他則吝也 **纂註** 蔡氏曰他謂初也四位高初柔
四與初應或牽於柔亦 愚謂三四為棟四在
各道也故曰有他吝 三上有棟隆之象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
華榮於上也取上得柔象非五求上乃上求五故无咎然婦
老如此无足稱矣故无譽五乃二之反故二五象占皆相反 **上六過涉滅**

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九五陽過之極又比過極 愚謂老婦上也士
華榮於上也取上得柔象非五求上乃上求五故无咎然婦
老如此无足稱矣故无譽五乃二之反故二五象占皆相反

頂凶无咎 處過極之地才弱不足以濟然於義為无
諸人不量淺深至於殺身亡家此是凶然而其心何罪故不可咎也 **附錄** 象曰不可咎
也某謂東漢
卦問大過卦曰大過陽剛過盛不相對值之義故六爻中无全吉者除了初六
是過於畏慎无咎外九二雖无不利然老夫得女妻畢竟是不相當所以象言
過以相與也九四雖吉而又有他吝九五以士夫為老婦所得但能无咎亦不
為全吉至於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則是事雖凶而義則无咎也 **通論大小**
過程先生說此為大過即是常事之大者耳使如說權即經之意都是多說了
蓋大過是事之大過小過是事之小過大過便如堯舜之揖遜湯武之征伐這
都是常人做不得底事唯聖人做得故謂之大過是大過人底事小過便如行
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事之小過得些子底常人皆能之若當大過之時
做大過底事當小過之時做小過底事當過而過理也豈可謂大過不是事之
過只是事之平常乎大過之事聖人極是不得已處且如堯舜之有朱均豈不
欲多立賢輔以立其子然理到這裏做不得只得如此湯武之於桀紂豈不欲
多方恐懼之使之悔過自省然理到這裏做不得只得放伐而後已皆是事之
不得已處只着如此做故雖過乎事而不過乎理也 **傳道无不中无**
不常聖人有小過无大過看來亦不消如此說聖人既說有大過直是有此事
須云大過亦是常理始得又曰四陽在中如何是大過二陽在中又如何是小
過這兩卦 **纂註** 蔡氏曰涉以兌言頂以上言柔過乎上故有滅頂之象凶亦
曉不得 **纂註** 多矣 **總論六爻** 馮氏曰易大抵上下畫停者從中分反對為
象非內外相應之例也 **頤中孚小過** 皆然而此卦尤明三與四對皆為棟象上
隆下橈也二與五對為枯楊之象上華下稊也初與上對初為藉用白茅而上

易門金算言卷一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為過涉 愚謂過有過多之意大小則以陰陽言大過陽多於陰而稱大小過減項也 陰多於陽而稱小然大過以四陽在中言小過以四陰在外言者以陽自內而過者為主陰自外而過者為客亦內陽外陰之微意又嘗細觀之大過兌巽之合陰卦多陽者也小過震艮之合陽卦多陰者也不以三畫卦論陰陽者蓋主全體為言爾

坎下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習重習也坎險陷也其象為水陽陷陰中外虛而中

實也此卦上下皆坎是為重險中實為有孚

心亨之象以是而行必有功矣故其占如此

附錄

問橫渠云博學於文只要得習坎心亨何也曰見得

這事理透了處斷便無疑行之又果決便是習坎心亨凡事皆如此且以看文字一節論之如到那一處見這說又好見那說又是如此有礙如彼又不通便是險阻處到這裏須討一路去方透便是習坎心亨備又云不特看文字且如學這一件物事未學時心裏不曉既學得了心裏便通曉得這一事若這一事曉不得於這事

纂註

程子曰陽實在中為中有孚信維心亨維其心誠一故上心便黑暗

行有尚謂以誠一而行則能出險有可嘉尚謂有功也不然則常在險中矣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以陰柔居

重險之下其陷益深故其象占如此

纂註

程子曰窞坎中之陷處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處重險之中未

能自出故為有險之象然剛而得中故其占可以求小得也

愚謂小指陰言一剛居中兩陰附比故有求小得之象

六三來之

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以陰柔不中正而履重險之間來往皆險前險而後枕其窞益深不可用也故其象占如此

此枕倚着未安之意

附錄

來之自是兩字各有所指謂下來亦坎上往亦坎之往也進退皆在險也銖險且枕只是前後皆是枕便如枕

頭之枕也

愚謂險下險也且枕又枕乎上險也

六四樽酒簋二用

岳納約自牖終无咎

晁氏云先儒讀樽酒簋為一句貳用缶為一句今從之貳益之也周禮大祭三貳弟子職左執

虛豆右執挾匕周旋而貳是也九五尊位六四近之在險之時剛柔相際故有但用薄禮益以誠心進結自牖之象牖非所由之正而室之所以受明也始雖

艱阻終得无咎

附錄

樽酒簋做一句自是說文如此砥又曰今人硬作貳簋故其占如此

謂貳乃是周禮大祭三貳之貳是副貳之義此不是某穿鑿却有古本若自強

為一說无來歷不是聖賢言語矣蓋不由戶而自牖以言艱險之時不可直

致也季札納約自牖雖有向明之意然非是路之正淵或問其次致曲與易中

納約自牖之意亦略相似

約自牖是因人之明而導之致曲是因己之明而推之是如此否曰是時舉終无咎者始雖不甚好然

附錄

砥字他无說處看來只得作砥字解後卦

於義理无害故終亦无咎无咎者善補過之謂也

九五坎不盈祗既

亦然不盈是未平但將來必會平二與五雖是陷于險中畢竟

是陽會動陷他不得如有孚如維心亨如行有尚皆是他砥

上六係用

微纏實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以陰柔居險極故其象占如此

附錄

微纏釋文云三股曰

微兩股曰纏皆索名錄

筮注

徐氏曰微纏叢棘皆坎象程子曰上六以陰柔居險之極中陰柔而陷之深其不能出矣故云至於三歲之久不得免也其凶可知叢棘如今之棘寺云

離利貞畜牛吉

離麗也陰麗於陽其象為火體陰而用陽也物之所麗貴乎得正牝牛柔順之物也故占者能貞則亨而畜牝牛則吉也

附錄

離便是麗附着之意易中多說微麗也有兼着底意思離字古人多用微麗着說然而物相離去也只是這字富貴不離其身東坡說道刺箇不字便是這意古來自有這般兩用底字且如亂字又喚做治淵問離卦是陽包陰占利畜牝牛便也是宜畜柔順之物否曰然砥

虛則為明義其

筮注

程子曰離麗也明也取其陰麗於象為火為日

愚謂文王於坤取牝馬象於離取牝牛象固自不同也後之離之牛反欲求之坤未免膠泥而有不通者豈知夫子於說卦取象又自有其見本不必盡同於先聖豈可以夫子之象為文王周公之象哉

履錯然敬之无咎

以剛居下而處明體志欲上進故有履錯然之象敬之則无咎矣戒占者宜如是也

附錄

徐氏曰履在下之象錯然交雜之貌居離之始才剛而妄動識淺而未明所履乖錯未得其當焉能无咎惟能敬慎則其咎可免也

六二黃

履錯然敬之无咎

筮注

初九

離元吉

黃中色柔麗乎中而得其正特借中

附錄

離六二一爻柔麗乎中而得其正故元吉六五雖是柔麗乎中而不

而包正耳時舉

○愚謂二中正故元吉五中而

九三日吳之離不鼓

而包正耳時舉

岳而歌則大羣之嗟凶

重離之間前明將盡故有日吳之象不安常以自樂則不能自處而凶矣戒占者宜

如是

附錄

叔重問日吳之離曰死生常理也若不能安常以自樂則不免有嗟也

日人固知常理如此只是

筮注

蔡氏曰日離象吳昧也下體之極明將衰也

臨時自不能安耳時舉

○愚謂

也夫有盛必有衰有始必有終有生必有死理之常也明智君子亦惟

順其常而已不樂則哀皆為生死動其心而不能順其常者也故凶

○愚謂

也夫有盛必有衰有始必有終有生必有死理之常也明智君子亦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附錄

九四有侵凌六五之象故曰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繼之時

而九四以剛迫

之故其象如此

附錄

自焚之義故曰焚如死如棄如言其焚死而棄也砥焚

如弗戢自

筮注

程子曰九四離下體而升上體繼明之初剛躁而不中正突

焚之意淵

如其來失善繼之道又承六五陰柔之君有剛盛陵燄之勢

氣焰如焚故曰焚如四之所行不善如此

必被禍害故曰死如眾所棄絕故曰棄如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

附錄

程子曰六五有文明

吉

以陰居尊柔麗乎中然不得其正而迫於上下

之陽故憂懼如此然後得吉戒占者宜如是也

筮注

程子曰六五有文明

下无助獨附麗於剛強之間危懼之勢也惟其明也故能畏懼之深至於出涕
憂慮之深至於戚嗟所以能保其吉也總論二五交鄭東谷曰二五皆以柔麗
剛二之辭安五之辭危者二得位五失位也失位則危知危則吉總論坎離蔡
氏曰坎之時用在中二五皆卦之中也五當位而二不當位故五為勝離之時
用在中二五皆卦之中也二當位而五不當位故二為勝

醜无咎

剛明及遠威振而刑不監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附錄

總論坎離坎象為陰水體陽而用陰蓋三書卦中陽而外

陰者也離象為火火體陰而用陽蓋三書卦中陰而外陽者也時舉水質陰而
性本陽火質陽而性本陰水外暗而內明以其根於陽也火外明而內暗以其
根於陰也周子太極圖陽動之中有黑底陰靜之中有白底是也橫渠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正此意也
之上處離之極剛明可以及遠五惟用之出征則有嘉美之功折取也首尤魁
也醜類也然出征之道不可恃剛太過惟折取其魁首執獲其非類而已所謂
鐵厥渠魁脅從罔治也故无咎又曰離為甲冑戈兵故有征伐之象

纂註

蔡氏曰王五也上以陽剛居五

周易上經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A 57 1/2
10 1/2 →

